



玉照新志序



慶元丙午明清得玉照一不大人永

鮑子正色澤區區制作奇古真目

瑞室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

寓舍之斗室屏編杜向思索舊聞

子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故

初無私意為善者固可以為書

者又足以為龜鑑尚有奇

五言

孫為思

心可也  
手中若夫人禍天刑別付  
長至日汝陰王明清書

玉照新志卷第一



明清廷觀照豐起石注云元豐四年是  
聖先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  
會適詣闕上言使返魂上亦信之使  
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定即為  
適進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  
祿寺丞諱之姪為學造亦官有法能  
救太皇太后後生詔差御藥院李舜

奉傳宣中書密院兩府南廳懇詢  
 人稱温六十日內當如其所陳於京  
 師城西金明池內修壇作醮差御藥  
 監及宣賜辭衣一套至期無驗復詰  
 之云太皇太后仁宗僥玉闈于亥午  
 柑梅花無意後思人間上以狂妄陰  
 名送秀州編香保不知所終

元祐三年東坡先生自翰林出牧錢唐

道毗陵之俗社時知仲登之及教村  
 童於野市茅簷之下仲登方七八歲  
 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占  
 語果不允詢其所以蒙方為七字對矣  
 占之題云衡茅稚子瑞與冠仲登隨  
 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編賜大如  
 款贈之以緜區祝其父善祝之保來  
 果為斯文之主盟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賊其族黨  
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其力乃与  
其黨素造賈時成昔豈言欲誅尹州  
之為其語妖煒狂悖然初無弄兵之  
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懼然息  
心棄京師注宿時曾文肅皆國一見  
奇其才而為之擢國子監士諗謁告  
者其父與于蜀中其徒勾群以前事

告變獄屬以既反臣伏誅父母妻子  
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為恭州文  
肅亦坐責告詞畧云建中可用之才  
輔選庶謀之首是也寃其始心由獨  
急妄作遂至殺身愛宗百世之下亦  
及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為戒  
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竟

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率  
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玉室  
厘錄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  
和九年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並  
見陷逆名本旨承密屬令忠憤終放  
冤誣六十餘年幽柱無訴且占歸澤  
用靈泉為並無洗雪各後官爵蓋訪  
其子加與官使特亮之魂亦信屬於

九原矣惜乎劉煦宋系文歐陽文忠  
不見此書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為削  
文如裴贈常璠並昭圖二大之文亦  
其母以見之洪彛盧象昇三筆不後  
至錄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叙其  
祖多極行事之詳為陸務觀殿志因  
循不曾往案為能彷彿記其二三則



府其後文忠為作墓誌銘稱其志守  
端乃博學敢決者乃與東坡先生遊  
東坡先推為前輩訪中所謂訂人充  
去蒼蒼在子歸來甚忙能為某  
府號洪三別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  
作京詞者一蘇丞相子名家二人皆  
知名士也

王子高居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五

故

高初名高後以傳其詞遍國中於是  
改名遷易字子庸與蘇秀稱甚於見  
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詩云快  
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歲  
後當偕先於澄江之上初兩未喻  
子庸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  
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  
女方二十矣合卷之後視其妻則情

賙治家修短合度占前兩區無纖毫  
之異詢以前得別惘然莫曉而陸江  
江澄之里名也子開由是區而陸江  
人焉昭其母年八十餘康強無疾即  
清壬午歲從外舅腫泄而子開之孫  
明之德在幕府相与結好每以兄禮  
如此此子与雲涯友諒玉蕭子德相  
類子開超時人忠饒腹之亦虞部矣

外郎正強之子晚守濡浸初塗焉契  
方回為子開挽詞云我昔官焉子嘗  
自忠務矣又云和局終海遠干特不  
登吳今乃印在秦少昭為中明之子  
即為和字也少好及於元符末子開  
大觀中猶在其謫明矣

圓鏡枉斷衣絃常記酒闌歌罷難忘月  
底花前日攜手交層樓共戶聯月依



然從來慣向。海幃羅錦。鎮効比翼文  
鸞。誰念相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戶。  
不如飛燕。傍深爭及。覆烟窗。回倚也。  
一自心事。為烏桲。年此得。塵空印布。

兩記云

元符中饒州舉子陸生南宮。不刺母姓。  
歎与之婚。而後不可約。半歲必至。  
若渝盟。一日別任其母人。傷偶以親。

之命後約。我月始至。京師首訪。曰游  
其隣。執金者。止謂曰。君非饒州張君  
乎。止娘無限。君失約。日記我訪。來期  
於會。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盡。切前三  
日。母以歸。後。陽富人。張氏。遂偕去矣。  
臨流涕泣。多與我。金錢令。俟君來。於  
觀。故君。畢乃。執後。人生入。觀則。小。擣  
與。室款。銷。宛。然。凡。擣。猶。故。不。動。知。其。

初去如所言也生太威愴不能自持  
遂其所向百計不能知矣作兩中花  
詞盛傳於都下云或云即知常之子  
弟功素也

明清史擇彙錄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為  
軍府今又敕以徽宗詔旨改之云改  
和申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  
等言本帶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

州為遂安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  
年陛下初封遂安郡王紹聖元年後  
以遂安郡王出關與蘄漢二州同日  
而亨均縵本州遂安和元符二年初  
下慧明院秋寺間忽觀佛像五次出  
現父克成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隆  
下即位此其祥兆也政府類詔升為  
遂安府又詔主上帝勅蜀國公升蜀

州為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  
詔以宿州零地為靈璧縣以真州六  
儀縣及通州為靜海郡秀州為嘉興  
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諸也實錄云三  
州園徑及儀真通川嘉興三志皆所  
不該載明清嘗陳于禮部乞行下通  
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外郎張大亨

奏切見熙廷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  
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有侍讀  
侍講官不當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  
正孰大於是太宗皇帝初為韓冀諸  
王置侍講後有欲為皇族子孫置之  
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為奉諸  
王講讀以請教授為名從之且皇族  
崇官尚不可與王府同稱而王府官

豈可因天子謦謗之說詔諸王府侍  
講改爲直講侍謗改爲贊讀大享宗  
嘉又一時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涇州蘓起天  
臣昉謹將耕藉詔畫刻石被以雲龍  
安奉廳事仍行下四州依此施行自  
此風雨調順禾稼豐茂已既收穫枯  
莩又復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

斗乞令諸路州縣勅此施行祿陵院  
奏不樂云趨詣徂一至於此何以微  
在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屋

吏部

陳臺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別籍於建中  
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  
院卒于位居數古屋後二年其子郊  
權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稅

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越之厄  
客告其語遂生誅弟邦送澹州編爰  
慶厚志進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具  
列詔旨亟重和元年燕雲之伐與交  
厚之姪孫光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關  
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  
萬言永祐御批云比編大臣該議歛  
恢復燕雲為地安先臣逸才書至此

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  
謂毀藩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羸弱朕  
以承平之久言茲雍蔽敢諫之士不  
當寔之典刑優加爵賞論以私堯  
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慶厚遂召  
澤奏補因慶厚書降遂寢不行今為  
厚未盡復舊實可特追復正奉大夫  
給還遺表恩澤特先補先臣承務郎

以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  
是良落闈干始知永結從諫如聽國  
而開勅初亦知北征為非特當時大  
臣唯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順  
死爭卒至禍亂可不痛歎今悉列堯  
臣之疏于左 臣觀商高宗嘗命傅  
說曰朝夕弼誨以輔台德說後陳于  
王曰唯志從諫則正后從諫則聖臣

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  
休命臣每讀五以未嘗不掩卷太息  
以謂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古憂勞  
不能盡善不盡善不上遠於百里以九重  
之深而欲分四方萬里之遠百辟  
之忠邪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  
難哉是帝王之德盛於勅諫言行言  
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臻於累

之域社稷之列也臣聞陛下臨御之  
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而  
不當朕不為罪於是蹇諤之士冒昧  
自竭咸刻急慮而愴人故杜塞言路  
切弄威柄乃營惑陛下如似詆誣之  
罪遂使陛下反拒諫之謫於天下矣  
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駁天下  
之人終舌杜口以言為諱乃若宦寺

專命交結權臣共唱北伐之議思所  
以索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自臺諫  
曾無一人冒為陛下言者咸以前車  
為戒陛下復何賴焉臣愚謂燕雲之  
興別處階益開宦寺之措置別置綱  
石振此臣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也  
臣請以之小自頂蓋鐘不足以膏陛  
下此豈誠偽使上易天威必罰無赦

臣雖便死無悔何憚而不言死願畢  
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也四夷外  
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  
天下無內憂而外懼者自古夷狄  
之於中國有遠未必服無遠未必不  
來聖人以一身統之之上海而為太  
山危而為累卵安危之機不在於夷  
狄之服叛去來也有天下國家者必

固本以釋末未曾竭內以事外雖羈  
縻制御之不失徒傳為中國之藩籬  
耳曷嘗與之謀大業為大功俾憂生  
乎內也昔王赫說羿舟之塞以牽晉  
兵定人皆以為患可不鑒於古者  
夷狄憂在內不在外自憂之患吾能  
固本以釋末將賢而士勇隨即勞滅  
其患不及中原太山之海有是恃者



內憂之俱由吾錫內以事外邦本固  
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  
憂之不去聖人猛且和之內憂而不  
為之計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  
無憂亦可懼也陛下亦思之手厥今  
天下之勢危如累卵事以陛下不思  
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奸臣竭生民膏  
血敬奉強胡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

聖德億兆因憂且天生此狄初之犬  
戎投骨於地猶然而爭者犬之常也  
今乃搖尾乞憐如畏吾也蓋邊境之  
上未有可乘之釁使之乘寇彼以茫  
然不可動其心陛下將啓燕雲之後  
異日吾之造乘也境有可乘之際猶  
不勝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俟吾隙以  
逞其所欲解將見四夷交侵雖有

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後  
世之餘烈既并六國南取百越之地  
以為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却匈奴万里其意州以衛邊地而救  
民死乃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  
而天下歸漢者武安累世之積蓄財  
力有餘士馬強盛各恢封畧圖制匈  
奴患其蕪徙西國結室南寇以表河

夫

曲列四郡開五門通西域以斷匈奴  
右脅師旅之費不可數計至於用度  
不足筭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並  
起始棄福瘞之地下哀痛之詔豈即  
仁聖之所悔歟宋文帝元嘉中比西  
漢文系多命諸將功畧河南致拓跋  
瓜步之師因而國盛陳宣帝後葉之  
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

敗江右日蹙力殫射竭旋為隋氏所  
滅隋煬帝及其冒強之變屋無厭之  
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万里賦  
歛百出四海搔地土崩魚爛表身威  
國唐太宗定海內特稱英主然而東  
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師旅數  
勞百姓疲勞雖朱玉帛禍亂起不免  
有中才燿主之議即皇南元之德宇

內證如遼遼寇魏國戰伐西僭者海  
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磔西恒羅之戰  
雲南渡廬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  
出寇乘之天下難陵是皆前兵食地  
如幼勤遠忽守成持盈之道不顧勞  
民之弊熟者周宣中無徽稅為害匪  
之太原及境而心蓋不欲弊中國如  
遠矣也故享國日久詩人誦其美亦

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侵輒弛以  
利民匈奴結和親後乃皆納入盜令  
慮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  
國富刑清漢初日永天下無仁孝元  
亦細愛捐之議棄殊危之弛後世為  
美謨東漢遂致乎人席位亭臧宮馬  
武諍伐匈奴曰捨此謀遠者勞而  
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多功務廣地

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其  
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後言兵事可  
謂深遠治恆者乎厯觀前世雖征討  
殊數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  
事有成敗然毒霧四表瘡痍此類未  
嘗不由五天喜功竭內事外者也人  
謂國雖大如執必亡故聖人務德不  
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由諸

夏而外夷狄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  
之以其言語不通貨幣不同種類乖  
殊法俗說異居於絕域之外山河之  
表崎嶇山谷陰阻之地是以外而不  
同蹠而不履改教不及其人正朔不  
加其國誠不欲竭內以事外故也樊  
哈嘗欲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委布  
劫其可斬馮奉世禱詔勒苻車王室

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制違命雖  
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為國家  
生事陳湯誅郅支先徼勅其矯制而  
斂命却灵差斬馘綴妣崇慮彼逐功  
者生心三朝終不加賞抑有由矣是  
知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善則懲而御  
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恭久而貢獻則  
接之以禮霧縻不使使曲在彼道聖

人制御夷狄之常道也在昔东胡  
事牧北虜悼郅都南垂昭孔明西戎  
畏却玘以四人皆皆明智而忠信安  
厚而爱人君臣同体固守边疆故能  
威讎白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  
不敢弯弓而报怨或有僥倖一时为  
国生事造边隙邦憲具在夫何患  
云我宋太祖皇帝拨乱反正探躬甲

冑德慈之衆當時宰相大臣所皆与  
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两州之  
残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盖两州之  
北大戎所必争者不忍使吾赤子至  
困痒痛乃置而不问亲皇帝帝遣调  
之役以匈奴奉國事寇不得已而与  
战既战而胜乃能其礼和遂与之盟  
遂引兵而退盖亦欲固邦本而不

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  
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失，在塞  
邊陲，令守者德曰如，造忠勇智勇之  
人，如郵部者，使守陰塞而軍高壘，  
毋我閉關，授托為戰而守之，無使夷  
狄乘間向隙，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  
下以慰生靈，豈不韙欤。臣前所請，甚  
蒙之役，異別也。際臨用者，此也。臣觀

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  
嘗付時君，世主心非不知，臣然而因  
循，任不能斷，而致之故，終至委席。  
艱勢傾危，裨寇不可支吾，而臣已大  
抵此事，手執帝爵，大鞠天憲，則臣下  
之死，生福禍在焉。出入臥內，齋間，朝  
夕可於，將迎，則君心者之必移，況隆  
以高爵，多以厚祿，加之信任，以受其

威福之權我宗廟奉太祖皇帝是  
前比之弊務日刻革而供奉不過  
二十人徒使供內戶洒掃之役寧元  
以後更數倍增初唐繼廢咸平中奉  
翰要者後因討王均之亂既而有功  
授以恩州刺史自後利室位等初無  
纖毫之功咸起僥倖之心乃攀援二  
人屬皆匡領圍防刺史議者為之繼

以明道制命出於惟隆威福假於官  
寺糾書墨勅授之匪人委用斷大茲  
風一扇先朝之典制及廢當時甚誅  
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心已合乃不然  
官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腦金袍紫  
充備初廷受富安之極忘多守之嚴  
專德威積決議中葉教九重之聰明  
擅四海之生殺懷詭譎之心巧媚曲



求者別舉而望用勵匪躬之操直情  
忤意者別族况柳中以至中外服從  
上下屏氣府第羅列天都執族布滿  
丹陛南金和室冰沈霧縠之獲伴天  
子嬉媛侍兒歌童舞女之既儔擬宮  
後初馬飾雕文士木被錦綉更相援  
引同忌相滿一月再賜一月累封爵  
命極矣田園竟矣金縷溢矣奴婢官

矣擗紳士大夫各出其向矣那後向  
時極庭水巷之賦閨牖房園之任矣  
皇綱自由而振耶是以賢才然讓志  
士家極矣以為悲昔人知宦者專而  
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特士無官  
守言責不敢纖悉修身上瀆聖聰請  
以誤國之大者言之竟身起自腐殘  
本無智謀陛下何以兵柄俾掌典機

魯自出師陝右已彌歲祀事以啟君  
罔上為心虛立城寨也捷以為已功  
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  
饋遺嗜膏貨齎超擢陰授齋亂典常  
有自置調不由奉旨而改宗秩者有  
自行任不用資格而得仿固者有取  
盈田且不應甄叙而權登清藁者有  
記儒為奸了不知量而任以闈者者

或凌德鮮禮不遵世務徒以家累億  
金望塵雅獲拜公行餽餼而致身者  
雲為比之皆是素驕恃格不知古今  
徒以門高視貴搖尾乞憐憐悻請託  
而立登要津者紛之接經一時鮮儼  
寡廉鮮恥之人争相慕悅侵漁百姓  
奉其所欲惟恐不及其法戕士冒矢  
石被傷生有金帛之德死有嘉棺之

崇自兵權歸頭紛更殆及戰場之卒  
秋毫無所得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  
賞罰不明兵氣廢靡凱還未久書品  
已崇庖人廐卒掃白執鞭之士冒功  
奏賞有馴致節代者名冠一月輕我  
山西勁卒矢不匿為輕兵自衛屯  
以戰伐之際它兵即日陣之勞班師  
之後孰言冒無功之受果意多在此

天下所共感而陛下恬不取也夫為  
將帥每得內帑金帛以賞軍後悉充  
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傷於州縣依  
勢仍威倚法肆貪暴賦 歛民不恤  
命將士為之解體夫且為之詳自  
得光焰傲然臺諫之士間有剛毅不  
回之士愛君愛國一言說已則中以  
危言逼使天下不敢言而歸然陛下

陸  
學  
記

矣今者中外之人或謂受深結券宗  
同締燕人素良嗣以爲謀主并倡此  
伐之議陸葦之久國用匱乏乃始力  
田以增常稅均余以充軍儲葦葦之  
法朝日若改民不莫后加之以俄饑  
迫之以重斂其勢必無以自全陛下  
苟能虛葦其陸則亦不爲膏血不爲氏  
夢固也今天下之民被茲毒霧久矣

其貧至矣若生遂死不足之憾亦悞  
矣昔人謂刻核太甚者必有不肯之  
心應之焉臣愚歸恐無常心之民以  
刻核太甚不能自安或乞不肯之心  
其患有甚於不可禦者又况天視自  
我民視天昭自我民昭昭怨寡天心肉  
焉非朝廷福也劉寔謂自古宦官斂  
軍賦未有不敗國者師者其言載之

青史維愚夫愚婦莫之或知陛下倘  
優慈不斷畧時稔禍蓄端奸生惟懼  
迫悔以及伏願陛下廓天日之明塞  
陰邪之路制侵凌之萌之心後向戶  
掃除宦寺之後使步其多可也臣亦  
謂宦者亂人之國其原深於女禍陛  
下若矐之以臣愚而不知識也若惟陛  
下以社稷為心以生民為念思患福

於未萌之戒戒其前當戒更其兩痛  
更斷自宮鬻使而行之無所邪誦之  
紛々天下幸甚臣前兩請宦寺之權  
重列皇綱不招者此也臣一苦中茅  
世會陛下之禍沐浴陛下膏澤久矣  
當此之時人多隱情以言為諱臣獨  
執此狂直上觸天慈則不知言出而  
禍從計行而身保憂痛紀綱之壞衰

生身之用。變亂將起。社稷將危。忘懷  
取激者。不能自巳。不識陛下能教之  
否。臣聞唐臣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  
切事。又狀呈之。欲加黜。進郭公諤曰。  
古者立諫。不欲聞巳。過封事。其諫本  
之遠乎陛下。思閹中史當書其厥陳  
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死授於  
政。帝悅。皆勞。唐之令臣。憊之。非敢理

陛下。當其兩飛陳。持其真。而行之。使  
油諫之。君不獨專美於前。代臣言之  
至也。惟陛下裁之。嗚呼。廷類。廷麟者。  
人臣之乃忠。廣曉。並臆者。季人之盛  
德。臣之所以自愛者。可謂忠矣。陛下  
所以愛臣者。宜以如焉。強少。援天休  
唐。鞠忠。僕之。路。孤。保。無。前。之。基。傳。或  
不。忘。自。首。異。愛。所。嘆。士。數。亦。臣。願。不

恤也請康初克臣為宣又即成都府  
華傷亟欽宗既批去安克臣物取上  
書致諄懌恤愛君後國出於誠心可  
特轉奏致即除見缺茲請及聘書南  
下而克臣死矣

玉照新志卷之一



玉照新志卷第二

感破眉峯碧纖手還垂枕鎮日相看未  
足時便恐使化夾隻薄暮投林驛風  
雨恣虐又臨外芭蕉定裏人多葉上  
心頭滴袪後祝書其後云此書甚佳  
石知月人作奏來蓋以詢曹組者今  
宏翰尚歲其家

宣和末禁中訛言崇出深處之所布水



殿一勝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就池面  
蓮花盛開非常年比祐陵講嬪御閣  
官死教於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  
人俯首堦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  
先在此抵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  
左右勿恐之見其縷髮如雲素頸燦  
玉呼之疑然不覺上訝之自以所執  
玉塵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

子鬢髯如棘百舌尺條四目若電極  
為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皆仆上  
亦為之失措遂從不見上急命回  
轅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明清揮麈餘話記周美成瑞鶴仙事近  
於故篋中得先人所叙狩為詳備今  
具載之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  
宮中枕篔簹在梧州夢中作長短句瑞

鶴仁一闕既登猶能全記了不詳其  
所謂也未或青溪城牙臘起達其鴉  
張方還杭州曰居而道鎗兵戈已滿  
僅得脫死始入錢塘門但見抗人蒼  
黃奔逃如蟻蚊佛視落日牢在鰲角  
樓蒼門即詞中所謂斜陽映山落欽  
餘霞極恣孤城欄角者應矣青是時  
天下承平日久吳越享長閑之樂而

狂寇鬪衆徑自睦州直搗婺州聲言  
遂陷二浙二人傳聞內外響應死  
不暇美或舊居既不可往是日無處  
得食餓甚忽於稠人中有呼待制者  
往者視之御人之侍兒壽所說者也  
且曰日吳必未會能捨車過區區乎  
美或從之驚屢問連引數盃散去腹  
枵頓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眉短

亭以用素約有流夢勸我至解纜  
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覺微醉他  
耳自惶或不敢少留徑出城北江橋  
橋諸寺士女已盈階不能駐足獨登  
小寺徑閣偶無人盪宿其上即月中  
所謂上馬誰扶醒眠未闕是夜既  
見西浙處之奔逸盈絕江居揚州未  
及息肩而傳聞方賊已不接二浙時

涉江之淮泗因自計方領南京臨慶  
宮有齋殿可居乃擊竈往而別詞中  
所初念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又  
惡之語應笑玉陽慶未幾以疾卒別  
任沉光遇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  
身後矣美成平生如作希府將死之  
際夢中得句而字俱脫卒奇又應  
於身後豈偶然哉美成之守錄上與

僕不知其五南家又以此詞見寄尚  
不知此詞之言待其死乃尺牘如此  
明清揮麈錄載雍為閩事頗詳也見狄  
浦朱去奢云奉<sup>州</sup>自海外量移池州以  
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元亮松蓋  
生塵花少雲至今鄉人猶傳稱之孝  
簡汝必有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為  
孝聞走江淮尚其才亦石下者陶有

吊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墓帳有照  
夜之寒缸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  
慶天地臣中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護  
趨主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  
覺無清氣海外日勞識古風平日多  
端誰愛惜六丁收拾在臨宮宣和初  
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人可及林  
灵素之半錫姓名朱廣漢玉紹無中

猶在寓會稽之天壽觀明德尚友識  
之而洪景廬夷堅志中記其一事云  
鄭紳者宗師人少日以夜焚事政府坐  
累被逐貧窶之甚妻棄去適它人一  
女流落宦寺家不暇訪其生死日益  
以困偶往相照問命於日者云日者  
曰後者及極品未論其它而今已為  
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識焉同行儕

咲且擲之甫出寺門有快行翁者數  
輩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  
幸九重矣即除閤內宣贊舍人未及  
歲以女正身秋其拜庶卓不數年位  
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焉  
再適張公緝黃緣肺腑亦至正任承  
宣使韓笔斯士鄭氏塔也見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書浙漕東

坡教召赴關中五席間作句曰來時  
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昌春已暮欲知  
遠愛感人深西汨多於江上雨初晴  
未舉扇先取別酒多醉君莫說從今  
寧忍看西窗搖眼成鵬斷交事坡  
和之兩謂明朝歸終下海西不見芎  
啼花落交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  
甫子也

裕陵初復西遼境士戎人初不知姓氏  
詢之遼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  
乃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為誰人包樞  
密極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  
至今有仕於中朝者多右列

明清揮麈前錄載中書令舍人紅鞋自  
葉少蘊始出於姚令威叢話正觀孫  
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云以大

觀元年十一月除直郎試中書舍  
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  
魚五飾一日徵常服見公謂左右曰  
給舍等百而此色相絕如此召令太  
中大夫以上犀帶垂魚自公始也  
與所記亦異

湯舉者處州縉雲人占先人太學同舍  
生有才名於宣政間登第之後累任

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庶不  
起舉道上課常遷員郎而給軸未領  
有王令誅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  
為縉雲令告其家云未頃表少俟  
命下舉妻懼不敢令誅力勉之且為  
亟遣价疾馳入都趣取告身越旬餘  
始到然必舉哀令誅為保任中郎遷  
澤遂占其子即進之恩是也後中詞

科賜出身。歷華亭。位終元台。需權  
一時。亦異事也。故志之。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昼工多  
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  
勝。沉詞翰。俱妙。晚坐秦堂。遂廢於家。  
嘗語明。清白。頃家臨安。雨中一老婦  
人。蓬首垢面。丐於市。藉簞。漏以糴。足  
泣。詢其故。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

妾即是也。雖掩却。因悼而。聲音舉措  
固自若也。各典之。余而。遣去。仲高言  
已。淚落盈襟。蓋自愴甚。晚年流落。不  
偶。時相似。耳言猶在。不覺懷太息。

明。清。揮塵餘緒。載。嘉元。叔。上。廣。汴。都。賦。  
于。祜。陵。由。此。晉。用。正。得。全。篇。於。其。從。  
孫。中。父。宣。柔。令。列。于。後。臣。切。惟。皇。  
宋。藝。祖。受。命。奠。都。於。大。梁。于。今。垂。二。



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禋燔燔乎天  
子之宅棟梁歟來未之有也昔在元  
豐中太學生用邢昺嘗萃泮熾奏御  
神考溢託國勢之至傳播士林由其  
所紀述大率畧而未備若乃比歲以  
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容分之華矧  
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  
年予茲矣耳目所聞允亦粗得其概

槩輒敷舞陰陽以寫國家之盛因改  
前賦而推廣焉始別本制作之盛者  
分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具任  
賢使能之効而終之以持守一覽之  
末為賦曰

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盛大  
梁公子於路相與問答傾蓋如故因  
縱言至於邳邑先生乃援古而証之

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皇濫天而作  
定厥都用相諮夏之根本肇隆億載  
之規矜若乃考作恢宏之美肇見於  
書經營先後之以備載於禮完中圖  
大列有姬公之明剖權宜拓制矧自  
蕭子而強始介不敵高談義爽遂奉  
夏商試叩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  
因注儀制隴首之攸屆函谷二嶠之

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  
從高曰之而啓帝祚焉孟津後崖大  
谷前道等以伊洛漚洫之澤控以成  
舉廣武之衝以成周所都庸者天地  
之正中先武因之而開帝功焉畢昴  
之次河雋之律風俗漸乎虞夏疆域  
逮乎齊秦魏都之夷愷信無倫也衡  
岳鎮潁龍川帝網列戈無於三江儲

戎車於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  
接壤西管通商併焚地蕃竹木之產  
民厭箱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  
也允茲都邑之盛實儂美而爭雄旁  
睨而命維禘者矣縣繼曰而莫能適  
公子商之始君昭胎已而哂曰先生  
於古賦得矣孰若我目覩作都之偉  
觀乎歟其所以設冷別是德之藩仁

義之垣豈獨依於山川所以建中則  
望極在上九疇成君豈必宅于河雒  
其爽壇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  
輶人寤之塹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  
也有如鈞陳羽林天兵四拱威秉則  
萬物伏慈刑則四夷諫其富饒也有  
如海金地負深原莫測追魚麗之盛  
多蘆弱震之藩殖彼兩儀之雜伯維

仍於國家之旧墟三國之昂峙雖臨  
乎一方之都會教而命之於今日正  
猶拳石消水欲與五岳四瀆之比擬  
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  
和氣中亦既有日而安於蓬蒿之下  
無有越觀廣覽之益願來神州恍然  
似失目徂駭乎闕庭栖觀之麗而其  
制作之意耳鉅赫乎声明文物之英

而未究其礼樂之情予年在英妙情  
聞強記幸為我索言之公子曰僕實  
不敏切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  
王綱浸弛陵夷王季紛綸四紀上帝  
閔斯民之隻炭眷此一紙仿之君師  
津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特  
象大之居實古大梁之城在漢則郡  
以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

分類考其地望維卓犖乎諸夏而川  
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特乎有待世  
能孰則泊乎視之有似始建都而登  
初匝男入之能講天實啓之匝天私  
于有梁實北宋基觀天文之野之宮  
舍別房心騰其輝實沉寄其權似至  
纏之有赫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土脉  
之豐衍則高下惟壤下者壞壤而隆

陂與志澤極灌溉之膏腴語地形之  
高兮則自泗而兩洛用之歷睢陽通  
東至於直隸岡亭隱驛雲烟飛屯其  
上聳律勢与天連語汴梁之駛兮則  
自鞏而東還時內抵魚澤浩河之濁  
流等溫洛之和辰中黃都城偃若雲  
霓泝湍悍而石崩上搖雲漢之無倪  
語雉堞之固則偉拔金墉繚以湯池

仰爰火微之象屹臨赤縣之歲語郊  
闈之壯剡審拱中宸為映四野揭華  
榜以千霄謹嚴更而警夜維是都之  
崖也維自於梁遠藝祖而始與至太  
宗而後昌列聖相承洎于今日當國  
衆陶服悽乘肘而增緝遍鑄三都越  
西序擬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秀  
之府上膺南極偉瑤祥之劍見恍惚

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開其機用端  
命於玉帝而彰信於群黎爰設定命  
之符妙以虫魚之篆進乾元之用九  
參八室而垂範乃嚴傷設祗奉茲言  
儼一殿以居正紹諸天而在中灵地  
上嬪列于西仙伯天輔列於東諤之  
群卿親之系後往之名在丹臺而身  
為世輔傷焉凡宵尔無伯多聞金堂

啓玉室駿靈輶之飛動森香仗之旌  
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歆實德會乎密  
福本始載叶歲祀恒穰登華封請祝  
之誠效天保無疆之卜若夫陽德之  
建咸放火神於赫炎或厥位壇尊以  
日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闕伯以序而  
系夫帝業之創自於第地蓋乘是德  
而王天下飾之靈龜赤文媯媯奉以

示衆遂定夏豈必赤伏合信於部  
南之序豈必神母告符於豐西之夜  
主上承紀奉祀致養審及出成入之  
度有視茲禮明之占虛垂五帝之象  
夏体至純而面南諧祀声于衆府驗  
朱草牙灵扁火得其性景况昭然瞻  
彼運於千万年出南薰望泰壇制避  
心星而載旋相我昌隆于千万年出

南薰以望太壇隱若天宮澤若天國  
欽崇于茲念曰稱焉先是宥司仍國  
舊貫明宮齋廬取繒後後洎紹聖瑞  
誠攸達精意孔昭祀文飾粢主上收  
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虛乙  
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祀矣申勅春官  
益嚴祀事於是祀法三代祭冠肇新  
躬秉元素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

惟真帝登玉格皇躬載遵已而日景  
曷暹天真降臨衣冠幃節之輝羽伏  
輦輅之希差豈徒若見於留傷而接  
拜於交向仰垂矜之四矚儆群月而  
動心乃闕琳館達兮但喜用伸昭報  
以福斯民渡玉律抵天田王者之藉  
顧歆惟千上春展子務崇吉蠲于特  
農祥有正東作是先載崇耕于玉報



啟雲帳柱紺壇慈禧馴熙于廣初之  
側青旗騰霜布天麾之向帝御恩文  
飭躬禱香屈帝尊以表未勅天步而  
降軒三推告畢黃綫以班屆播芳箱  
以之嘉種所成富庶之豐年然以獲  
之程之瑞禾足導郊廟明造之大享  
祀奉崇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衆  
而致本意將勅天下之秀而致者豈

堯昭回厥基孔固下轄地維儀易一  
新於焉具設上下立缺俯仰並察天  
体所著辰耀斯列鬘雲上匝金虬四  
匝璿璣玉衡之制兼馮相保章之法  
陋灵臺朝暉之規斥周体室夜之說  
予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其正于  
以觀雲則系至啓閉合德其應以候  
鐘律列清濁之均協以修畧是則長

短之度稱道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休證既勅叢祥孟鷹玉若秘志  
之達典籍豈藏法西昆之玉府萃東  
壁之灵光凡微言大义之淵原秘籍  
函信之浩博斗九流包七畧四部星  
分万卷倚錯犀軸牙籤輝耀有金匱  
石室觀香封鑰或寶討論則多疑於  
三緘或倚素御別會粹而秘函以五

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体有  
龜文多端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  
偽既辨衆美斯備圖書所載則三祖  
餘苑七聖妙跡則名馬於曹韓覽古  
松於韋畢繁絕藝之入神駭而觀而  
動色肇建古文宏種豐敬擇一吋之  
英髦命於多而漁者天下歎斃不意  
登瀛洲而隱藏室名卿經公由比隍

出若夫龍津之在大關四之園作在寒  
士今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名之訛  
崖華樓以歲載藉之傳其中知者新  
大成之庭魚奉登之祀宜象者尼山制  
侔廟是其祀高也壇形盈可之垂歷  
其從祀也則多邇魯之儒士也儼威  
儀之若存肅寇裳而有偉亞於庫為  
考校之物也昔善子常自熙豐始乃

詳備諸說謹課規條以勵其行今選  
以作其氣發擇討者之府頓擊聲律  
之蔽尔乃采芑新田育莪中池人才  
於此乎萃出聖居因之而不墮其西  
則由崖原廟庭効元豐何圖程度周  
或不同朱麓相望而特起滌垣對峙  
而比崇畧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  
植祥烟瑞霽煥燦崇冠六明以奉神

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祀除萬元  
第之火強隆屈四邑之改律感節物  
於春冬愴衣冠之出進於羹於帝嘉  
既進祠於東宮之七殿御寫誠以致  
恭想時密之如在備言獻而肅雍參  
以時王之禮肆侵覺乎威象而茲惟  
謹移首拜獻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  
餽其魚齋戒默通致灵心之響答且

福祚之延洪乃君中其之所寄衆務泉  
藪嘉應乎文昌肇侂乎北斗四方利  
害於是乎上建二省政令於是乎下  
寤爰即西南允奕之所度宏基而易  
舊太社為之嚮西換直其後形勝澤  
々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乃六部自  
吏洎刑位于左自戶洎工位于右公  
庭巘若百吏趨湊於是糾以虞舜陟

黜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黜焉不  
能措其奸慢吏不能施其變秩之乎  
天地曰時之然各率厥而分賦有偏  
有要布與有知用之効習指之相應  
繼紀初而垂飾至如天府之確統以  
宗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遠孤邑則  
存於千里之終風俗相機教化原本  
膏府厯之既徙肇分曹而務謹厥業

斯勵名實斯允爰擇機煩之才俾長  
治于尔齊南司之俗坐華循治之積  
弊原庶之匠人無蠶楚之喧器慮承  
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  
萬物覆覆矧茲肇敷之下日薰陶而  
猷段石月已而用刑每哀矜於措考  
日無殒詎歲無屆狀貫常之象既虛  
園庠之萃斯鞠執之乎亦王之極功

頌聲作而民和睦背宜熱出城阿神  
池靈沼相直匝燔豕曲花園之州一  
飛霜芳而駢冠神木千歲而不凋仙  
卉四時而常花宗室族茂厥類實多  
當者為之司開扉條風之妍煖命書  
夫而啓業禦經初人而如覽我皇綏  
祐五載六飛始制千花門蓋將順民  
心之所宗達臨陽出蒼春指空明而

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茵橈飛勁絲伏  
綏紛帝曰斯樂予以啟壽處遊瓊林  
宴宴律均禱飲于羣臣乃造故弓張  
大侯以示民予以戒不虞於平世勵  
武志而祿勤其北則營壇再成曾為  
方丘待柔紙之期饗故神與之是伴  
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猶  
敦維比至贖典聿修帝息臨於澤中

即陰類而位配以列祖之尊備以  
岳瀆之儀乃莫莫滌零于神休乃奏  
函中格彼至幽澄宿氣而名而暢和  
氣以橫流改瞻空際密達灵赫有持  
戈者有執戟者有歆者有賜者  
烏者地之百灵祕怪感帝德而奉將  
累先王之燭耀被雲霓之飛浮侍衛  
駘侈莫測其由哀時之對上執成周

豈若漢祠皇后徒歌于物獲奠州至  
其楮莘之庭建蓋示優於國氣主上  
欽承永泰之基盈隆列友之義競  
業之歆借欲生之志永銘被陵岳岳  
万世載因心以撫存肆正休於棠栭  
爵以真主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  
兩穆之節尊以三王之賜俾遂安其  
居守咸克保乎富貴以昭慶初歲入

之豐也每歲什之衍儼而造而密倚  
和樂且湛靡拘遠際矣言之適無間  
勸備之勤有匪飲酒之恆既醉以倪  
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勃瑞鸞  
鶴來集敷以第計嘉首尾之骨應咸  
茅毘之是類洒宸翰以體物用闡月  
乎至意若乃帝修有象明內而外自  
天申命本文昌熾考祥羅之應茲恒

慶降而毓粹藹嘉斯整之衆假崇  
煌之齋慙受祀而施於子既侔於  
周王多男而授之賦又合乎堯帝肇  
正元嗣于春宮中春後王而加惠冠  
祀藉以三加攸次詔以成人之道載  
隆出閣之制示吉壤似園居惟宮偶  
之是途標蕃衍之美多彰我廟之豐  
率頌起變之履寔信呈登之曲被於



是安師交東條更習禮節講儒藝日  
奉朝著克勤無怠養之乎上承忠孝  
之訓而臣子之是備至若宗正者祿  
杖版實繫上及曾言下及曾言分宅  
庶脞思又西教示族房之疎戚班秩  
補以惟均遠則褒崇藝之宵居則加  
厚僕即之而配天其初百姓悉沾歌  
德露訪日葦戒杖杜鄙葛藟致祝之

於伐木維振之於麟趾帝命屬藉是  
典皇宗取則卓遵繩檢歲月薰陶初  
夕漸染藹之安無之才擢儒科而登  
仕版特別有清靜如辟強志精如更  
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美不數昂月  
奮騰寧飛声於是參秋錄而兩用異  
羽儀於王國遂壯周鼎之隱屏固漢  
崩之磐石若夫由朱者以從統下天

漢而北望千門万户并峙有伉言觀  
其陽則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  
稱其始也憲陬營摹大壯揆吉日命  
大匠庶工于來則麻煩於馨鼓滂才  
山積則又疑於神飢其上則蔭色羸  
乎方井雲氣萃乎脩楹澗水波乎栢  
棟列綉文于蘭栢罔不隨色異象因  
木宜遠節極奇巧豈人能為若有鬼

神異物陰來相之其旁則擗牙言張  
擗栢罔布往々雕鸞刻鳳聖獸伏虎  
或連拳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東  
廟或圈首西尾殊形詭制見者肉怖  
于以自中夏而布德迄八方而為極  
披終三条則橙楹森以相連立觀西  
隅列儼器以並飾善煩落成上下周  
擇言觀其陰則堯々北窗時詔豕龍

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閱夫闔閭  
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迺商海賈朝  
盈夕充乃有犀象貝玉之珍刀布帛  
焚之通冠帶履屐之巧魚鹽果蔬之  
豐懋近北谷射和無家院夫庸衛則  
四道五達連勝方孰青槐夏蔭紅塵  
畫墀乃有天姬之報后戚之至公卿  
大臣之胥王侯相之華扶高夾道

若北辰之蓄衛太平既久民俗熙  
徒夫仙媚効技依童屋材或弄權走  
索舞韶戲照刈觀者為之目銜或鏗  
金珠石吹竹彈絲矧聽者為之意迷  
亦有蜀中清醪洛下黃醅葡萄之醇  
竹葉傾囊羗既醉而飽德初帝乃以  
有於我孔瞻彼良維肇崇琳廟始真  
天祥卯分魁列妙道由是聿具至教

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既首壬辰之運  
都臨外別立仁滿輔正之亭行玉筭  
考召之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關神符  
一出群邪四警誠毒治痛功深効捷  
由列昌岳嶽屹以神勇方亭導以載  
獻天人交際之文清借於此備設俄  
而玉笋自傾室劍如掣駭秀靈之壽  
之矣國下兮雜深遠夫應種紀律里

社開祥允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  
誠即茲宮以效報期為壽之無疆于  
時畫大梵希夷之旨諷太玄洞空之  
經遂頒祕錄八百照名騎彼軋維就  
德是營地直天與上鬱化精有崗連  
嶺屬之勢有就磐虎踞之形儲休養  
祥繁我聖明惟崇飾之彌嘉正土木  
之奏於蓋示不忘其厥自乃方世之

武程彼漢之代即既錄之焉唐之興  
廢又莫足稱爰有臨池波湛翠外制  
侍翁方壺起蓬瀛大君度心廣殿騰  
歡九奏脩八佾或允左右侍宴者恍  
若躡神山而遙望清茂成之亦太乙  
次于夷祿之庭其位在西地則臨乎  
是宮之地於辰為掩菴首契元翁之  
昌詔鳩工以基遂用揭虔而為矣十

神載別五福殊寧至於瑞圍之內大  
庭馳騁路寢斯在有大符呪於法乎  
躬受有大符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  
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絕輶動彩  
左側右手相占映帶睨美光極培塿  
特系福之叢為春王三朝履瑞匝懈  
庭燦有光葦編如大供席迺盛法物  
咸華乃建招搖結以環合蒲葦卷乎

釋蓋正宇者傷天極是配九室是拱  
垂紳垂佩崇奏祀安簡以儆佞上公  
薦壽捧觴跪拜天可兆民万世永賴  
其左列合室之制高出百主上圖下  
方法象乎天地九筮五室強澤守陰  
陽旋四季之和於四時達八風之氣  
於以商周者默定聖畫允臧垂在告  
成先我嘉邦予以智帝而享祀則日

卜上辛時丁酉霜案禘圖鐘言維牛  
羊爰配太室恭薦馨芬肆推尊躬神  
考用嚴配於上蒼予以祝頌而有政  
則春朝青陽秋覲德宗冬屆平朔夏  
宗明堂玉冊以極其美內誼政其常  
欽授于人適五天洞其右列微謂之  
闕疑嚴家親神居由歲天所保定侷  
邦郭之永固矣甘泉之西稱其始儀

也帝制作之妙於繫表得隱逸之士  
於草茅一鑄而就先應孔昭其始定  
也夜出九成不吳不教就變先陶氣  
明婚消雅以霜之夏作語神筆數極  
九變及該之文屹然中峙增崇廟廟  
曰蒼曰彤以奠高楚之域曰晶曰室  
以奠秦楚之郵有位東南有位西北  
者有位西北有位東北者方方命條

國或不調直乎卜世卜年過於周歷  
永保茲器与天無極至其丙朔則祥  
曦延和清曉啟向執臣列侍禁衛臨  
霞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  
萬幾此烏旼斷屨或進拜時稱繞令  
華夷爰即文德播告墟道益衆群臣  
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歲予又有  
龍圖天章室文顯謨以伯徽獻玉函

渠之奉祖宗之彛訓示不孫之指模  
言是盤詰道勢圖書鑿祕藏之麻急  
仰聖考之如初次則東西亦盡改弓  
所舍於撥而議則可召有考應之快  
既審而自刻出而握侯台之寄于以  
幹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  
之庭則有少印之重軍符之嚴亦乃  
厘籌帷幄之中折衝尊祖之間爰戒

五兵生鎮百靈其任翰苑播文之地  
則惟器旨是承德意是導尔乃覃恩  
匡色匡夙博浩益健東皇之才允符  
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  
和祕殿肇飛效翼遙騰思之始謀因  
紹聖之及跡疑芽瓊閣重環巡若瑞  
焉與焉光動兩側聽政之服事特素  
息披古制於昆彝縱多能於翰墨致



一凝神僊入聖域爰命宦臣於焉窮  
宣鑿啓沃之冊誠庶密効于俾益申  
紹紀元昭示萬億祝彼元時元躬神  
雀五鳳之繞詎能專美於史冊玉如  
執香之所也延福處得有嚴金鋪膏  
春日之載陽幸六宮而占俱慙指旣  
飾柔業旣敷勸於東鄉三采講繕風  
度川浴地溫氣舒此乃就勅招旣瑞

蚤分如五色之絲允侔乎東海八蚕  
之緯倍富於吳都獻天子終解所便  
由比享先天下別無數之化斯垂美  
於闕惟以玉謬內曲樹之奧周市微  
道之肅長廊廣應之連延除臺南轍  
之重履倬然在列璇題輝映能使慶  
在墨苑霜集盈史曷足以紀茲盛宇  
之盛先生尚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

若是乎抑以修飾而臻此乎云子  
曰主上以神明受天命為天下  
君其所以圖回宰制獨運護之中  
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先  
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誠為立陳之若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  
曰三才觀失蓋勉之奇句吳平越  
之秀兩蜀文雅三齊厚族以亞閩東

四相之族山西名將之冑感會風雲  
雜然入教矧茲神聖之都是石英俊  
五躔元精亦此白復自襄亦此旣甦  
以言乎儒風矧長者之稱自漢而著  
以言乎世族矧文士之盛自晉而傳  
隱逸有夷尚之粹文章出雕鏤之向  
卒養岳降僅留半千商弼周翰接武  
差有陋七初五古之後冕屬杜陵韋

曲之衣冠譬猶傲尙權者素多羽翼  
野瑋玷結孫自畜於刑山左乃以逆  
觀能垂收孟既以之在公儲列布  
同寅協恭相與修輔均自相匡防明  
紀綱振舉威武分法声教布護東漸  
野孫南日銅柱深柱河漢遠踰羗虜  
陸警水懷奔走來恭雕題文趾左衽  
辨髮之俗預繫於奉鳳金華玉璫犀

林彘造之貢願獻於御府于斯时也  
治定而立礼具焉列標用貨之儀物  
稽曲禮之典故考吉礼表礼之大正  
昏礼冠礼之序車輿旒常衣冠服累  
賤互太常各有攸殊功成而止崇舉  
焉列詔后夔卞舞行命儉備定律呂  
法太少五運之諧中正五均之度笙  
鑼靴瑟琴祝敎既在太歲各有攸

部衆制備群芳叶天地應神人悅修  
至效珍應旨合牒上則膏露降德宜  
叩禱風至甘露零下刈嘉禾無朱華  
生醴泉流酒海備一節五祀之獻乃  
時而出殊奉佳運之木感舞而榮嘉  
林六月之應帝躬躬治芝田千歲之  
鶴下集于庭期應召臣不可殫形是  
宜登太山瀛梁又派金檢玉詔揚五

矩奏功皇天登三成五上猶謹梃而  
未命也於是親事法宮之中齋心大  
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  
彝憲躬執道植卓然獨斷仰以順天  
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言人之捐  
是循政多則惟允豐所行是履其在  
官也統倭傳之終汰寇隘之更奉詔  
自戒外傍法治民者戒亦為勸其在

士也。幼謹言於群試，後科舉。四  
保業梓者，屬考之心，在斯。富者獲  
格，貧之使，其在民除。苛燒之科，獨不  
急之務。若人服田，以効力穡之事。又  
免狹賦，以聽詔書之布。務使四海之  
內，區私屬，皆為并味。鮮于太古  
之風，多安石而崇業。先生自之，暖矣  
不暇。乃福只子，自今日治効，如以正。

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因堪練遠之  
蹤，名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騁詞作  
為。声詩少佳，區々之志。君內九重，勢  
難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異哉。因擊  
節而歌曰：嚴我神聖位，九重仁天晉。  
被四海，同曠然。五夜還信，屏金華。不  
用國圖，出千今。亨運今，屬逢下七制。  
卑三宗，微臣鼓腹。席衡中，日屬兇竟。

歌帝功歌畢振衣而去曰子遂生其  
事而理之治億一賦之以焉理曰赫  
々皇宋帝火德兮慶都大梁作民極  
兮一祖六宗世增飾兮光明神麗觀  
万國兮稅々大君天所予兮與自業  
霄履帝位兮体道用神妙莫名兮立  
改造予靈有成兮金丹莫那神如誓  
兮玉鑄定命垂奕葉兮天地並應籙

端著兮應高合牒平兮所兮坐以受  
之開明靈兮三灵悅極步兮元  
臣欲輔侍帝旁兮相与弼亮守太平  
兮運丁壬辰化區兮巳酉復元室  
曆昌兮天子万年躬在宥兮斯民永  
賴端仁壽兮元叔名長民元豐因相  
定之列其功建矣中為監終御史以  
名學典州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也

不制又亦工

明情投贈編取叙劉快活逢此亦息亦  
所未春者今列于編外曾祖忠肅文  
肅之弟三子也快活每以三運使呼  
之后果終漕執舉民宏父諱天者多  
言它日必為卿相劉笑曰亦祇供是  
正即去不得矣文肅者國先祖為廷  
帶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為

三女兒它日當為公之子婦時先妣  
方五六歲又謂先人曰曾三汝之夫  
人也婦兄文肅年先相家云王崇道  
之子三運使之婿此兒它日名滿天  
下然位壽俱壽素月也而文肅罷相  
廷宅衡陽北極後先相守九江遠先  
人訪文肅於京口一見壽之屋以先  
妣歸焉歸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厘

其它類此者多不能悉數其

馮燕傳見之巖傍爲唐愛射身太原何  
事也元祐中曹文肅帥并州感嘆其  
父風自製水調歌頭以垂大曲然世  
失其傳近閱後書得其本恐久而不度  
段氏錄于后

柳邊第一

魏豪有馬遊年少客出并擊毬關若

爲戲遊俠久知名因遊仇未東都元  
戎局局中軍直氣凌貔虎漢史叱咤  
風雲席上坐中偶乘兵與輕裘錦帶  
東風躍馬往尋訪尋出勝遊出東  
城堤上鶯花撩亂香車空馬從橫岸  
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語笑隔簾  
聲

柳邊第二



袖籠鞭杖整無悟獨日孫楊下人初  
靜烟淡夕陽烟窗窈佳人獨立臨階  
擲果儘郎暫見紅顏橫皮盼不勝嬌  
軟倚銀屏曳江素頻批朱戶未開窗  
掩似欲倩吟嘔聲裏細說深情因遣  
林間青鳥為言彼此心期的、深相  
許竊思解佩綰際相飲不勝情

柳邊第三

說良人滑州張曼廷來嗜酒還家鎮  
長臨所狂醒座上鴛鴦空自果向客  
造相欺誰与花為主蘭房從此朝雲  
夕雨兩牽縈似逐且飄高逝風無定  
素月歲華荏苒欲計苦難追唯見所  
思從緒連生並翼去園日、為郎誰  
松帶枕夢一此一毫輕

柳邊第四

一夕還辭戶起相迎為郎外裾相  
庇低首畧潛刑情深無隱歎即乘間  
起佳兵授為萍梗也無歎不忍歎心  
亦能及心於彼於我必無情起視花  
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  
一揮霜刃臨向於頭斷強腹

柳邊第五

鳳凰教室玉彫零塔金悟坊魂恁使

泣天声還被後波呼喚相與金卷因  
遙想見逢迎短柳榆羞回靛淡淡  
淡醉眠人醒來易起血凝秦音但驚  
喧白却呈駭我卒難明改因曲掛亮  
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註服園門驢  
推勝宛垂首欲臨刑

柳邊第六

帶花偏向水塵看有嗔呼擗眉轉聲

辟衆莫遣人亮溫  
柔清室忍偷生  
俸吏鷲呼何叱狂  
絳不復如初投身  
辱吏慵慨吐毋誠  
彷彿得泄自疑夢  
中聞者皆驚歎為  
名平割愛無心後  
對虞姬手修傾城  
冠翻起死不救仇  
怨負亮声

柳邊第七

樓花十八入城元  
靖賢相國喜慕英

雄士錫金縵爾斯  
事頻歎帝封章歸  
印請贖馬燕霜日  
遠紫泥封詔蓋境  
赦屠刑第古三海  
風又在青簡上鬼  
知名河事注在流  
水宿之來酒石難  
洪玉崇府歌詠流  
入羨信声

玉照新志卷第二

玉照新志卷之三

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為滄  
州儀曹考滿哀鳴于外臺及特白自  
唯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多乞一  
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御罔足矣  
人皆矜而與之既至京師乃詣部自  
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為用先次放  
散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以之

冒改秩蔡元長時嘗因聞之遍下令  
今後不得高茂照牒公軒中無及焉  
檢正諸房文字

外祖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  
士張堯正調宣和末守秀水卒送沈  
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汪聖揚  
應石三人皆為廷試第一其後舅氏  
曾完父知台州鹿鳴堂坐上位請以

錢之末白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丘  
未必墮扇聲是歲天台全軍尽覆事  
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  
名杰家將秀之崇德縣坐為人假手  
秦業至裕陵獨前上閱之云名見  
甲乙子傳此人必不凡可從問暑時  
方崇遂教故也遂降旨止令今後不  
得入科場而已彷彿無兩在時外祖

守秀城舅氏宏父爲湖州司錄來者  
侍妓長楊麗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慨  
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慨念六者其人  
六藝純倫不幸坐累虛無試期素自  
完父云審如君言吾合牒向客一人  
而未有入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  
其名曰梅是歲漕司皆送明年爲大  
魁才數月即入館爲郎奉使二浙旌

由嘉禾麗張其徒曰我今日過徑庭  
參門生解

張子韶凌秀文供武林人少長同肄業  
鄉里宣和末居滬湖中時東西海岸  
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月步河  
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而執笠一因從  
步視之帝不及焉至宣和末忽見面  
頽二人而嘆其流色也方欲詢之乃

緩步自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追  
王磐安國出肥人政和中為郎京師其  
子婦身訪乳婢女伶云有一人夫  
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万得  
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  
守死陵墾前五官無次四州一男子  
唱于橋前云乳婢之女也此常其妻  
安國為駭欲為其詳忽不允歸語乳

夫

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遍  
索不可得詰旦舟尾乃見尸浮於水  
面

元符末巨公為太學博士輪對達言此  
因行事太廟冠冕皆前印後印不合  
古制詔り下太常寺中奏云自來前  
御印後印必是本官り礼之時倒戴降  
誤哲宗顧宰臣笑云如此豈可作樂

官可與一國慢去爰改瑞王府記室  
參軍未幾瑞即龍飛風雲感會至終  
宰席寵福光大霜燿一時初補係伏  
有如此者

孝廉光祿少年日 仿漢字者初贈友人  
口所語向玉墮以似茅舍跡雜者是  
也政和間自書 丁憂母山東服終  
造和舉國無自立談者方悟之無計

時王黼為首相忽遣人招至東園開  
宴庭之上坐出其家姬數十人皆絕  
色也漢毛嫱然莫曉酒半解唱是詞  
以侑觴漢毛私切自欲陰自可無慮  
矣甚大醉而歸又數日有報國之命  
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光文三衢人元符中為太學生  
徽宗登極應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



道言頗剴切上大毒召對稱旨矯匪  
士及茅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志往  
農師在左丞以其子壽之改稱者為  
太常少卿東上之知將有禮儀之命  
時陸氏已亡再娶錢氏秦魯大主女  
也偶因對筭奏舉上忽問云閔卿匪  
殉幾岳陸女為妾亦如配情言好衛  
於是悅批由改陸宗正少卿亮文知

非美意即予外出知惠州由是屢擢  
不復用

明傳揮塵錄語載馬仲奇乞立趙氏事  
後詢之臨誠之凡言与前說多有異  
因者令某重寫其所記于后請原初  
秦檜為中丞馬仲為殿中侍御史一  
日有人持文字至檜云屬軍前令批  
立異姓來未及惠語之間馬屢云此

天位也。臣屬安得而易。今立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譙。狀傳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虜。獨馬公主憂事。擲日以狀申。張邦昌狀云。伏覩大金大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大宰相公。伏乞指揮。施以玉帛。王卽位日。乃必有白茅子。以先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燈茅少師。子馬

公其後。秦榜南歸。擅立趙氏之功。歸已。及孫其美名。取富貴位極。公觀勢寇。令古何公。帝太息其師之事。湮沒歎卞。明其忠。每引紙烟。意極為其子所諱。以福秦。才勢蔽覆。主豈可福免。穢探家福。然何公。私自為馬公。行狀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任石州。原判時滿。一夕忽夢。馬公在

寇相見與語如平生親既寤喻其子  
曰馬先生英爽不沒齋垠九宗如氏  
有意屬我乎抑其造偽笑之甚子輻  
新勸石從因告其父曰後斯人死上  
之未晚太和曰不然万一我先死賜  
目有餘恨後日當夏代即手書一狀  
聞于朝其詞老為曲回互但云自太  
師公相陷虜之後獨殿中侍御史馬

仲拙曰以後辟事中邦易去去且以  
取信曰狀激袖乞付史館立傳以旌  
其忠入馬廄馳陸然後解組以歸奉  
得之恩凡一終輔共恙唐補治仍下  
匡尉追捕何公否急狀乘持文移至  
郡武而太守法婚者醫保罔措就坐  
得疾越翌日始甦扶掖至廳子才陰  
封祝懌則所也左朝奉印以先也

方遣吏往村屋追赴以行既對吏而  
初蓋考吏已先在棘寺但謂請庸雜  
有焉仲為殿院未嘗聞有此狀也令  
臺吏勸軍令狀棘寺以上亦不安擬  
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違捨急聖語  
曰所擬太醜特止丙寅竊置英州差  
詔書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梅死日  
御批何先所紀要定究在否有司別

定處復元官放逐便勿理元來磨勘  
為左朝散郎何在殿所皆無恙歸至  
里門屋親戚相見喜焉公之予明白  
一災痛者朝廷雖欲用之弗僅能食  
初官之禍一年矣歸乃誠之媿夫是  
以知其詳及建寧諸老鄉長搢紳之  
與以太和相存者皆能言其事

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於后

云伸伏見崖胡犯順劫二聖北行且  
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恐  
死執尊位者自信虜兵之逼必能復  
辟也忠臣又士不忍死城中之人  
不即生焉者亦以相公必立趨孤也  
今虜臣多日吾君之子已知取在朕  
詔誼教又皆徂往相公尚家書中不  
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

公外扶強虜之威使人怖說原王自  
令南道總兵撥布中原為久假不歸  
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為虜人  
所迫未能自改雖如此亦大石便  
置人心未孚一旦喧鬧惟有忠文之  
心相公必不能自回陽城且吳及趙  
遂安章原相公之初心矣伏望速行  
改正為解掃者庶為京師太后命而

后行仍函丑進奉高王歸宗日下南門  
拊勞四方勅王之師以示無向由外  
教者施以恩惠收人心者予權以拘  
收候趙氏立日然以施以應我中外  
釋疑轉福為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  
者以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就職伸有  
死而已必不敢輔非公為教臣也邦  
易於是始下令一切改正

明清揮塵後錄載用邴所說陳亮臣決  
伐燕之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亮臣  
之子倚財礮以行都張全真奉政日  
載奪為作一積可以但作全真文字  
近覽李仁甫書編云紹興九年正月  
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文修言人  
臣之罪莫大於誤國之禍莫大  
於燕雲之役為燕山設有與夫用子

之臣大者誅戮以者流放而陳亮臣  
者獨仍曰故秩庸食而宵置而石治  
豈所以慰富社之神矣四方之痛  
憤訛竟臣為國名氣不知而惡之重  
乃敢自引矜乞為即守令雖為言初  
叨切會福臣遇化望處旨削奪竟臣  
在自身投竄解方以懲其惡以謝生  
矣五世臣子護國之誠詔免臣主

管臨安府洞霄宮旨揮受不施行書  
之于漏差知邸之言不原註且服明  
清之彩意事兄吾編第一百五十九  
之注後因甲為日厲宰執奏乞日注  
賈高宗云豈可以自乞差道及傳照  
邪止羅祠焉

王亮國獻臣招信人居初之區郊建矣  
初虜人將渡淮獻臣坐於所石小橋

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携一  
小僕負一匣埋於空廬之所獻臣廷  
起議之事定往撫其地宛然尚存若  
匣乃白帛天手畫詩一帛云石榴杖  
上花千葉為季冬中酒十分陶阮第  
兄皆痛飲執中丈夫不如君獻臣後  
南渡京后餘姚嘗出以示余其奇物  
也自心以歸刻佩公舉矣

又云建炎間海地奉化境上一二偉紳  
偕舟常夜至後月色微明有數人先  
往焉忽問云此王獻臣解元行李否  
但見其腫幹者大信聲雖勵心切疑  
之忽徑刺水面而渡彼岸波濤洶湧  
久之獻臣惶怖或觸竟不知為何物  
後亦無它

胡俸元道新安人也獲其女葬中而述



乙巳泗州銘已酉遜孔銘二書相示  
叙倣接時奉令列于后乙巳泗州銘  
云宣和乙巳予家字居泗州之教樓  
廳道在毫驛白出向即淮河有友一  
二人在南山如郭况仰為其父為友  
屋司房災解字在焉以故無三五日  
予不至南山常時至彼借論文字是  
時朱劬父子正自志勢位矣每上

下京州則降往來降御其其歎所  
還州物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  
自水中乘舟以降御為泗州夜更迎于  
陞山々々出城四里許在淮西南岸  
過是無強可也故止於此遂近其如  
汝賢傳指揮到城中亭亭上相見官  
吏皆迴候於亭及舟至亭圍名典請  
者曰汝賢歎息矣候久之令再通曰

睡着笑抵暮方見守伴而已傍觀者  
見其勝傲皆為之不平予輩時談此  
事於南山曰我輩恐未死且看朱劬  
父子終竟如何其冬金虜入寇抵鄆  
城上皇遜位日尙未師事石一未幾  
朱劬肯以水師下曰劬已收歸  
甲星笑不放出見人人亦不報之日  
有京師橫奏中省下來者頗多皆

着皂衫而繫皂纒行於街市又幾日  
曰上皇已在孝匡司口街笑人初不  
信及往觀但見船一隻泊於河步以  
結徽絜笑語於船前向之上皇果在  
街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才到者  
上皇初喪人益多凡前此閱所喪侍  
官侍之用者皆向之往之在焉俄又  
閱臺頭亦至或有兒坐帽中黑肥

躬幹極大者向之章大王也軍馬至  
皆渡淮駐於南山後園高榭於南山  
北陞佛之茅仲亦自在彼因善也覺  
左諸商形南山始知之是時也北陞  
南山即已昇淮之北矣寧命之吉  
北亦自東京來至南山无禮記之所  
也俄又閱上皇登慈暉街城上之亭  
觀樓人取魚於佳又旬日上皇移幸

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  
蓋知虜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  
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橐駝銀浮橋  
傾倒入淮中以負物之憂恐必不  
救也又閱歲時上皇駕還皆祝玉塔  
下燒香每入寺之中人皆願出施俚  
伽鉢孟茗裝至祝与善於自先是川  
善思寺大半為神霄玉清宮玉是御

筆盈圖以半還寺之僧後駕出城得  
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特寺之緊要  
屋宇還之蓋多始所還足流尺物去  
向德及再還即昇殿折向德得之遂  
流禱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  
考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廷禍還泗  
州侍親時伯兒汝明再為監祭御史  
汝士為南臺公解以待省試以再遭

國悶病我死蓋國崇諸生例患脚氣  
故染是病也使予是年預薦必死於  
宗師及闕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  
借舟於蕪澤方至忽得親來湖州  
舟才過閘即溯流石可復用而泗州  
尋而亂矣嗚呼全屬憑陵國家類先  
實上女人為猶倖議感造成此禍而  
勛亦一人之教蓋勛乃姑蘇常井人

始以高貴文結進奉花石造御  
前什物積二十年賦以充進奉監司  
守令或忤其意以故違御筆錄之態  
造什物皆科州縣所賦才及累年  
之一餘皆切以自閭及外遠播俸以  
微恩寵故所建節旄子孫首亂豈觀  
察使下逮勳役 而橫自騰蓋亦有  
封殖勳與其少也賢汝功在立向戶

招權習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  
監司以至州縣長吏皆屬由其父子  
以進者古衆皆然公其內如帝於  
是勸之田產繕建節邑歲收租課十  
餘萬石甲第名園戎半吳郡皆奪士  
庶而有之者居要園第選擬宮禁服  
會器用上僭乘輿建御衣級於私家  
在宗則以考種園為徒在民以為宅

所占官舟兵級月費鈔糧供其私用  
及上皇禪位放歸田里其服道四州  
也遷赦如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  
見人未幾安置廢南籍沒財產既而  
取有級家屬悉竄以此觀之豈乎召  
金虜之禍而致國之危焉然所以造  
禍者豈止此一二人所因思宣和間  
宗師奮修區盛一相識言曰書之內

作色荒荒教語古人法度之廢如此  
是教者有一則凶亡豈有無是教者  
而後有逾於此者安得無禍乎靖康  
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古  
人之言必妄詩書皆不足信者而喋  
煩費綽說自念先矣切慮遠忘屢追  
思所見筆之于冊云

既亂錄建炎乙酉先兄侍制諱舜防字

汝明帥雋康占右丞杜亮不相与亮  
时领兵驻崖源亮自遣将来夺取程  
制司钱物待制阎本初亮往与亦知  
而後奏初亮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  
制两浙宣司奏謀时周望自桓府出  
召宣撫重先經本由八行等与偏军  
子辛石合先有与合望守平江所措  
置初無可守之計待制有奇謀皆不

用虜自廣德由安吉抵錢唐渡江破  
明越北還假道平江所措置亦無守  
禦者皆知必敗矣待制望本司全  
宗既盡為虜人所得昌若為携往昆  
山而北唐可存也望既遣金帛來吾  
家始以舟附魯猛揣重甲舡平江高  
門望日到昆山依素園在堂田於梅  
里尋移許浦未幾虜兵犯平江望走

青龍平江城不戰而破諸將如郭仲  
威輩職奉未至已劫粵城中我無遺  
所常不快於韓世忠是時世忠兵盛  
權重駐鎮江閩望氣者曰善吳越虜  
之憂至許浦以為望在通吾尔老小  
在彼吳素兄待制遂邀以日始吳將  
至兵稍遲皆以為虜舟卒棄船而走  
吾家如六昌江口令使臣溫宏寺守

之老少係道第舜拳姪仔徑走吳無  
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及令人等  
茫無所之地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  
吳遣使臣來追堅壁多家還如予謂  
若虜人則不可從若世忠軍知中國  
兵且以投戈散地之時往其中亦有  
所托倚為不可待制以為然因率家  
從以還時已日三二十里連夜行至



使臣以還備天晴及晚才到船皆死  
恙一簪石失畧乃卒待制入其軍中  
鎮江蓋畧之意虜望不及且取希構  
以塞其麥而受欲虜望未已也始水  
未引畧軍陣無別中江唯畧家一船  
在許浦港口未出江畧亦卒畧亦  
入其軍趨水而下往青龍必欲得望  
及至青龍江口則望已還軍而西畧

遂泝江而上之鎮江吾家船曰口及  
至鎮江待制欲見世忠畧遮之不使  
見未幾造一船未換蓋欲取吾家  
之米其取謂金帛者未至糧里望已  
追回矣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雜軍去  
殆有謀焉有言於牧也得所換之船  
吾家移舟自留米余皆與之本有百  
餘石所換之船適口船也亦能口江

海有蓬帆二物亦足用泊於其山  
雜於韓軍雜物船中既至其山船中  
隱石可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  
安堵但日遊戲於岸山而已時虜已  
破蕪江日見虜騎馳逐於江岸坐見  
其閔甘露寺但留復塔世忠以江船  
鑿沉於開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多不  
可出以開口沉船經橫也世忠軍皆

海船陣於江中中軍船最大交於中  
余四軍皆分列以候之吾可觀船重  
船皆列於山後予日登岸山頂觀之  
山前但其俗院寺殿百二人為兵寇  
於寺前又有蕪江見任伯及寺中之  
船皆於寺前太守東面為六在焉西  
為六韓軍中人世忠命為太守守者也  
三月十七晚東風北作至夜蓋吾江

中艤水皆成如予嘗夜燭宿舟中宿  
行時時去家後有一小船回泊以行  
索載不尽故也是晚予上無造人捉  
空艤相逐欲入舟搬移不物又携鐵  
百斤入火舟已昏黑風大舟高不可  
臥栲子姓朱通州人夜行半叩向朱  
栲舟如向朱曰風太甚夜甚深但向  
朱栲於神前有禱於獲衛者後向朱

云如何朱曰風丈了不得也向多小  
船如在曰不見矣隨風以去也是  
日盡余觀大舟之打索其外似已回  
燭其中一截斬斬予嘗語朱此船籍  
以索為命以不割索而用之卷其日  
者於裏出其新者於外庶可恃以寧  
乎朱曰此索然予曰明日潮來水滿  
可令屋岸倒其索朱許之至是風作

之甚又思其索曰且朽逾不逢安是  
特兵在南岸訂索若斷必隨北風至  
彼者碎身与船於虜手矢船为风害  
不得睡思之惺然天限及晓幸吾如  
無恙但不能攀以以惡心故也朱枋  
寻以面局乘亦不能用伸眉船外視  
以隼山之前唯有一船而已余皆不  
知所在是視趙都監者步履相山上

如神仙中人然心特待制以予在船  
中適巾舟乘因得登隼山之岸其去  
死亡一髮不子尋登山頂望世忠軍  
極目江中無一船之存留至在山後  
者亦累不見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  
船稍集先是世忠旣募開口之河虜  
人乃別開一河出江隼山知不知之  
至早飯時有虜船二隻出江柱但望

見其船上異且光有心是其人亦鐵  
甲也此間船皆起碇以走是日世忠  
家私悉引入方丈見諸方為佛子未  
幾諸僧皆在船中蓋凡在山之人皆  
已登舟府官之屬亦悉入家私皆登  
舟隨例起碇以下玉垂山風適順乃  
令朱栢濟帆順流而下韓軍望見吾  
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應時船中

有韓軍二卒亦令船住後勿听二卒  
蓋世忠軍令守吾家者也移日遂始  
語二卒待吾家至蘓湖以金帛遣之  
曰吾知無如到也二卒形勢不可  
住乃俯首從之船過圖山風正順夜  
過江陰曉抵福山不知其幾至福山  
別得舟又正北風信抵常熟至平江  
望入平江城市並無一屋存者但見

人家後林木而已萊園中間有屋亦  
以半間許河岸倒屍則無數出城河  
中更無水可飲以水皆腐尸至吳江  
口有倉三間其下積尸無數垂虹亭  
橫橋皆已無以於亭下取得少水堪  
飲自吳江南有浮尸蓋多有橋皆已  
斷其處尸最多後向之云虜騎推人  
過皆死於水時遊子已棄無處可巢

吾船用帆乃銜泥作巢濕岸皆為寇  
困云虜人編岸故也而殺牛類之有  
之其骨与頭足並存但並無角虜人  
所以去陳思恭所係虜軍既陷者尚  
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思恭用望軍  
流制寇也待制常詒望云極處必殺  
守軍江莫若移軍吳江橋太廟天陰  
吾軍以中軍扼其前使諸將以水舟

自太湖旁徠之可必勝望不至其議  
但令召諸將收之及諸軍畢集望命  
待制諒方畧諸將不從蓋諸將皆魁  
賊喜亂志在為賊而已思恭兵最少  
居下固以謀繼而前曰待制之言否  
善思恭願為先鋒自余不從竟已及  
虜迨吳江思恭不冀望自以兵出太  
湖橫擊其尾乃中軍徠虜之民聞兵

至皆為內應縱火焚舟我虜四太子  
者思恭能勝望怒其不自就竟不遷  
官所沉虜舟凡半年許為在河中矣  
歲那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東風又  
發一帆至吳無時望軍已至吳無矣  
凡曲折得風自垂山至吳無其天以  
相去亦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如見第  
妖已抵吳無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

書為信寄謝世忠董旻華因送二李  
往仍取行書告勅之書軍中者既取  
以歸聞世忠舟師敗於虜人始虜在  
鎮江不可出攻即往往建康吾  
宋士大夫令籌所以破世忠皆云海  
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心且使風  
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每卒難搖  
動虜船之捷舟載兵舟獨七八乘天

曉風未動急搖世忠以火箭射之  
船人救火不服又無風船不可動遂  
大敗陷前軍十數舟自餘得遁世  
忠初知虜人往建康亦沿江以舟師  
占對壘時議者固已以此曰兵法勿  
進於水四事備而擊之初今乃進之  
於水內安有利也初予在慈山見世  
忠陳兵江中而鎮江之口山上有兀



立不動下視吾軍老世忠亦特大早  
晚諸將來稟設洛澤不洩皆用舟舟  
即知大者為世忠自係五軍船厯了  
不教吾嘗自念吾軍中多有唐人莫不  
目見百箇而唐人賊中亦有吾軍莫不  
知之亦可慮矣終抵汝汝以智術之  
跡即於是唐人安然後江此孫劍世  
忠進官加恩尤自若也不數月待制

守錢唐世忠入覲時事駕駐舍稽所  
待世忠良厚乃大喜却恨前此失於  
一見且篤董曼為之障曼來謁有勸  
色聞世忠將入錢唐界謂曼曰胡待  
制令却相見如何曼無語但愧汗而  
已世忠所携梳妝品少即時以志  
初少小有罪繫獄其家欲脫之世  
忠偶赴待制餘因勸酒曼曰公有少

事告成待制君從所請嘗飲巨觥待  
制請言之即以汝妓為態待制為破  
械世忠欣縱連飲數觥舍散携妓以  
歸妓後為姓茅

叨清常於畢少董受親種明逸手書而  
作詩一首殆五十年猶能全記今錄  
於此揚嘉漂渺終收傍共說初真白  
玉壘株樹風高低律節吳甚香冷醮

匡皇名傳六合何昭折事隔三清恨  
渺茫欲識者嘉漢家意竹字程殿更  
漢原

世傳太公家教甚言杜遠迥鄙俚然允  
之唐書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為一  
律觀其中猶引用漢以來事當是漢  
材為尚老校正為之文中子想亦是  
唐所錄其言未免錯謬雖本朝既逸

為之圖色所以緣達於理如市井間  
所印百家姓明倫彙編詳攷之似是兩  
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  
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氏乃  
本朝國姓所以鈔次之孫乃忠懿之  
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  
吳鄭王皆亂而後下后妃無可疑者  
明清畧舊有常五元元祐中在館閣曰

舍諸公手狀如亥秦鼎張諸台人皆  
在焉後為龔頤正易去比親借景廬  
容窮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為  
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  
鄉曲之舊喪父扶之而歸考初父子  
相以處士起家子允為崇文館校書  
郎元祐中再入館及生靈籍謫永州  
監稅以率石刻碑中可數此卷乃子

允与丈父者而屢乃指为高君不知  
高子允乃何人耶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叙飲中之樂已  
至由是觀之子美亦如飲者不然又  
焉得醉中詆翫武夫至殺身耶

宣和中外祖皆忠者公守山陽有淫齊  
之子韓維者以御筆未為時遂司勾  
當公事年未冠矣辛巳之甚一日語

外祖云先丈嘗為日吏差遣外祖云  
曾在中書後詢云何年而答云建中  
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進大咲云豈  
有參院而為中書者乎蓋謂其備數  
而然外祖即為之云先公自知極矣  
院拜右僕射進封然闔席為閩堂絕  
倒

雷轟為福碑爭見楚僧惠德冷齋

云歲暮亮發擬自傍州通判歸詢之  
云舊福寺號張番陽巨利元無此碑  
乃惠洪傳為是說觀東坡已有詩曰  
有客打碑來舊福之句按東坡初名  
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閹節  
竄海外又數年回信始易名惠洪字  
覺範故以畫鉅坡下世已虛一記洪  
占坡蓋未嘗先據恐是先已有友及

之者刻州傳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  
安人嘗為州小吏去山谷喜其醜慧  
教令讀書為厚屬氏其為海內推為  
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即其人  
也

韓子蒼弱本蜀人父為岐州夷陵令亮  
矣有一妾子蒼不從奉之又怒遂出  
內侍賈祥先生而氣是郡駒父事祥

子謹祥不祿志子蒼父廬之後走東  
師祥已收召方用事子蒼往役之祥  
不知其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  
祐陵忽問廷諳中有何人村祥即出  
子蒼持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之句  
上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祕  
書省正字不數年屢擢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階藉得

李

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李  
子厚曰澤州由衣甚佳良久又日出  
錫極妙毅曰然相公待到後當終日  
坐地披著由衣弊賜也子章啓其毅  
之子倫也

石才叔蒼紆雍人也占山峇遊從尤妙  
筆札竊畫圖畫古習文臨公師長安  
從其借所藏楮幅高聖教序聖蹟一

觀臨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  
休。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  
盛。公者為真及以才報所收為偽才  
叙不出一語以辨嘆啓臨公云今日  
方知蒼舒張寒臨公大哂坐客赧然

玉照新志卷之三

玉照新志卷之四

中興初政治未齊愈屈弱狀斷事得之  
陸務觀云是年大駕自維揚倉猝南  
狩文書悉皆散失未必存於有司因  
錄於左然詔書中趨昂後為左右  
相嘗共啓高宗云靖康之末虜人議  
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屈翁適在眾  
中茲於懷膝掌上密書以示所屬云



夷狄設意如是生有為人隨聲唱之  
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憐之詔遣復元  
官歸其子孫元曠云建炎元年七月  
二十八日尚書省札子臣僚上言新  
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旬同  
王時雍等恐畏不敢填寫潘邦昌姓  
拜大金賜詔畢書立狀時雖時雍等  
恐畏不敢填寫潘邦昌姓而齊愈

執筆奮然大書潘邦昌三字仍自封  
其狀以示四生無不驚駭齊愈自言  
自從二月在告不出欺誕若此聞左  
右時雍等實齊愈也今使左諫議大  
夫之任一時陛下未知其人邪倚而  
朝廷未有入命更乞聖裁七月八日  
回奉聖旨宋齊愈罷諫議大夫令御  
史臺王寶置司根勘具案聞奏今據

王賓勘到來齊愈招金人邀訪開鑿  
皇帝出城未回知孫傳承傳軍前遣  
吳玠等將文字稱廢牘聖共降詔為  
人主一人及知孫傳等乞不廢牘聖  
皇帝頃嘗亦異姓中選舉姓名通中  
齊愈知孫傳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  
本司見衆官及卓而上文字石命贊  
次齊舉一人齊愈劄王時雍舉誰勝

雍曰金人令吳玠來密諭旨意在張  
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看得元  
來文字請舉軍前南官以此恭驗王  
時雍言語即是吳玠張邦昌齊愈恐  
虛時雍別生石則為吳玠時雍曾說  
吳玠密諭張邦昌亦欲簽下圖出齊  
愈勅自舉筆於低上書寫張邦昌姓  
名三字欲寫於舉狀內填寫却將王

時雍稱是又節次編呈在在元集說  
官齊愈令人更依紙上所寫陸邦昌  
三字係時雍等別寫申狀係時雍等  
姓名分付吳行英傳將去其奉狀內  
別無齊愈姓名初嘉祐間時悞帶隨  
下石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  
狀二月下旬間忽有左司員外郎宋  
嘉愈自外至見商說未定即於本司

廳前取帑筆執事而上取帑一片書  
寫張邦昌三字即不是文字上書編  
呈在坐相預失色皆莫敢應別無語  
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  
將去會即趨起去是時只記得吳舜  
從在坐司筆畫值午間亦在坐未委  
見與不見其餘卿監即官會以到而  
未久多不識之及相取元狀單而勘

方招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  
內一項眚金人迫脅法邦昌僧號寔  
非本心已後歸舊班其應干供奉行  
事之人並与放免法寺稱宋窮愈係  
謀叛不道已上皆赦不為首從勅犯  
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未窮愈  
合為斬除名犯在五刑一日大赦合  
從赦後匿安杖一百罪滿十日情重

奏裁同奉聖旨宋齊愈身為士大夫  
當守節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  
乃探金人之情視書僭逆之名姓謀  
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命  
命臣儕之比可特不原赦依斷之命  
尚書省出榜曉諭吳江王份未孺三  
唱之者楊惡也若無中附為奉檄為  
簽書樞密院命英近又得此檄欽夫

記其父魏公後語益明其風指左證  
之完今備書云建炎元年大人朝南  
宗為虞部員外郎時宋廷為金為  
諫說大夫曰相如也南京廢事卒創  
施置三者於宮中公綱秉政月餘  
矣一日夜漏下大人過廷為省中見  
退翁嘆曰今日李儀衛有三札去公  
素有名譽所建國乃尔一欲尽括天

下之馬其二欲括東南之民財以富  
室尽輸不限以數其三欲郡增置兵  
大郡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小以千  
如大人曰胡可也退翁曰然西北  
慮之馬今不可得今獨江淮以南  
其馬可用而民財芟其等限而思其  
援況此可藝極耶至於兵假若郡增  
二千月費十萬以考今時州郡地

此邪素有額者且不能備况外垣而  
其方福其不可矣後捧腹而笑出其  
札以示大人大人曰不可上何也大  
人曰宰相不勝極命去陳官祿也豈  
有身為相未幾上三事而公尽力取  
之彼且猶不怨者云欲命其不可相  
耳退竊不樂曰故吾為其有餘名但  
欲命此三事既而穆頌勵大人即退

臥者中展轉曰人雖至交亦有不可  
言者翌日遇朝衣即入者亦見退竊  
上對少頃出遇省白相遇望見其者  
得乞前執手曰適奏昨札上否喜大  
人搖首曰盜公受禍此始矣退竊尤  
慨然而去居四日而趙作張邦昌之  
扶賊以僭也在屬營謀已定今載行  
諸詔可致驗也退竊自念政取奴過

鄉人向之曰今日盧所立者誰也  
曹邦昌姓名於掌而示之以書丞相  
付獄觀望以為退高丞相竟匿其業  
而執事合彙命退高死奉公旋罷相  
後上亦閱其詳惻然在閔後退高復  
其子已卯夏抵侍旁聞之敬移志云  
見之書編靖康二年二月注奉忠定  
號為中兵名相而終意害人亦復如

是与夫褚河南之譜劉伯陸最與之  
程實泰殆一律矣白圭之玷而勝嘆  
喟其何御史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  
三事為言

洪蜀躬父壽徵樂亦得之陸務觀云亦  
是其有部散失史冊所遺者達矣元  
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送到侍御史  
黎確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

同奉聖旨訪聞北來京城圍閉王府  
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庶民私  
括金帛軍司用慙文王及之余大均  
胡思陳冲等因緣為奸隱匿財物乃  
教浩協及甄飲歌樂無所不為士大  
夫負國至此難以一例究貸可差魯  
確馬伸執臺招劫具案向奏施白洪  
留罷諫叔大夫張才卿罷刑部郎中

胡思王及之余大均用慙之陳冲並  
先已放罷今勘到具據明白刑名下  
項降受朝散郎太僕少卿陳冲省  
往執慙完抄札將王府果子喫用摘  
是歸家与内人同坐嘗酒令内人吃  
曲子見牙筒隱匿云出受務實匿并  
錢物出剩金帛待隱匿入已收掌者  
管收封緘六百一十五天除雜罪外



準條監主自盜合絞刑贖罪免死除  
名該大赦系免編五月十八日奉聖  
旨難以一例寬貸楊劾聞奏前大理  
卿周整文抄扎呈王府審盜等將  
摩孩羅士兒孩兒等歸家受贖較酒  
錢及弊官人酒果文勘計贖六疋六  
尺除額外準條口下合杖六十公罪  
贖外答五十不曾計到摩孩羅贖如

不滿百文鞭城內切盜杖八十如滿  
百文杖一百贖罪定斷後贖外杖九  
十罰剋九斤入官放羅在赦前合原  
朝設大夫前刑部郎中孫才等著起  
發贖親宅金銀等物內人酒果等物內  
人為氏離三四步坐弊處令四人係  
福喜唱曲子受贖設酒將抄札扇兒  
摩孩羅兒等歸家受贖估贖計緡八

是七尺除輕罪外準案与所部接坐  
合徒二年茲罪官減外徒二年半罰  
絹三十斤入官放朝散大夫洪島元  
抄札見昂王府祗候人曹三馬後嘴  
託余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同初願作  
祗候人準條監守自犯竊盜流三午  
里移罪杖減外徒三年這一官罰絹  
二十斤除女勒停朝請即前吏部員

外郎王友之抄札金銀見官屬將寧  
德皇后親妹追提苦辱並不施口及  
弊受訖王府姪姪佐酒食不餉來竟  
察人吏与鄰紳翁女使婿奴等私通  
及榜設酒棍括金銀買抵包換入已  
計贖二十五疋除輕罪外準條復以  
私物貿易官物計利以盜命合徒  
流姪罪追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

前司農卿胡思推釋張邦昌表內添  
入誦奉語言及抄九楮華宅有祖宗  
實錄借看及嚴緝伴不合借破馬太  
僕寺在到馬點數不見是大王府云  
然乘勝不見實錄十冊認是執事官  
去失條輕罪外係不應為重合杖八  
十姪罪杖六十先以撥干照人說  
出過人罪犯朝請即前添正刑封少

尹余夫均徃累王府吞受妃位抄札  
到金銀与西人吞念奴並生便酒唱  
曲子以賣首金銀為由放吞奴乘馬  
歸家收家作祗候人隱藏把松籠子  
一隻寄金銀庫內故由取出齋食二  
十臍條被府尹初了除罪輕外德由  
不信到所盜齋食錢如滿十貫係監  
主自盜加役流遠追奪官除名勒停

如滿三十五正合後刑姪亦隆女朝  
奉郎主客員外郎李彝元往王府抄  
札占內人曹氏等飲酒及與內人喬  
合奴等飲酒並生知余大均供與等  
待候買曹氏等及令逐便誘供與等  
遂令合曹氏女使唱曲子除輕罪外  
準條李彝係不應出詔而謁合徒二  
年移罪坐兩官勒停舉後狀生該教

原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金大均陳  
仲洪等情犯深重並請誅戮各特貸  
命除名勒停長胤少白系永不收還  
至益州交劉孫才卿奏授文州別駕  
雷州雷州置李彝奏授茂州別駕新州  
安置王友之奏授隨州別駕恩州安  
置胡思奏授沂州別駕庫州雷州並  
例斷甚及弱父渡海有詩云關山不

陽廷嘉夢風月猶隨逐海身竟沒於  
島上又由婦人焉死而哀言之醜  
也不欲宣之有子耕字仲本亦能詩  
為穉師川婿嘗出知永州

黃進者本舒州村人為富室蒼奴隨  
其主富者又擇葬地于郊外山向占  
葬師偕之得一穴最勝師指示其主  
之葬此穴日匠出名將存傍遂識之

是夕乃挈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主  
家初不知為何人也已而廵去為盜  
生法點胤又教并天下亂進楊萬寧黨  
類改淫其面為兩襖自號旗兒軍寇  
攜淮甸間人頗識之初年遣兵捕之  
遂以者降後累立少至防禦使

自紹興後和以來虜使經由官給牌額  
悉以紙為之蓋常奔之例也隆興向

虜使往天竺山變為過太學內臨也  
尹命官更持低往奉太學二字有直  
學程定國者禰權立其下曰太學賢  
士之自國家臨才之地何歎於遠夷  
堅執不令登榭使以白尹之以上自  
阜陵加款久之遍免至令循之完園  
後登第上祀其姓名喜其有守權大  
程司直任而卒宏園焉陽人切翰

亦佳然僕區難造人多忌之

軋道中趙僧磻老為臨安尹時巨蹟甘  
昇權勇一時有別墅在西園惠思寺  
西地庫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園  
磻老欣然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說  
狀以福我祀國之大觀豈可輕徇闕  
寺之欲焉不遂之塔即力爭之卒不  
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

淵未知是為

錢交和紹熙甲子歲為明州通判招魏  
南夫交質館史直宿乃南夫同舍生  
偶罹校屋拍傷當道行歲當用科年南夫  
為請於交和於怡之於魏太守始自就試  
遂預首著明年登進士第調係鄞尉  
後與南夫為代其後二公皆登於  
亦和紹熙參預出常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檜之殂更化之初  
竄告許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九十  
四人此盛德大業詎言人過仁屬之  
風合以付昭陵後來編纂聖政錄道  
需筆之臣有託其間群從皆略而不  
書是致謗者為之憤然遂修實錄乃  
用其徒子弟位者吏司不但未必悉  
明偉績且使秦氏奸惡殆將併捨陳

用款悅

高抑崇閩紹興中為禮部侍郎忤秦桧  
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廢為弓休致  
且為書懇於秦觀後賊名庶我祿友  
後人蓋是時有制館侍從未後元戎  
移其資匡故也生其窮困之狀秦覽  
書憐之呼持書之僕來詢其生計如  
何而僕者強解予乃為增其產業以

白於秦 恩云高抑崇死猶誰人如  
如竟寢其諱至秦亡始追賚諡對而  
獲卹典

隆興初有太學生張日簡者臨西人也  
嘗與同舍生遊西湖偶大醉焉之而  
去臥于大石佛傷之陰夜半月色如  
晝酒亦少醒有秦初奴至云妾亦絕  
此名處可同歸少款亟生領畧之至



其舍屋宇惟帳甚為雅潔亦有使令  
之屬逢迎甚如意旨適寓此焉由是  
留連數日燕飲甚歡情意既洽遂至  
忘歸婦曰君懷家甚往區墮自若也  
自是生造之益以殷固生曰吾家務  
寬故可以借往君如曰但有所得而  
不可入某城再三詢之云君誠有意  
可訪尋覓核丁二枚貼于錢底內即

無恨矣生問為何物婦曰刑人之杖  
瘡膏藥屬也生強意得之抱闔者疑  
而向焉生云有而厭勝而然耳而婦  
果與俱造其廬無以異於常人然自  
此多疾日覺羸瘠忽有道人至其自  
見之云君之所遇草木之妖若不舍  
之必有性命之虞生皇皇詢之曰此  
魅不敢過江且亟往水邊遊之即免

生從其言挈囊登舟之際婦人者獨  
跳戟手岸側而嘗此至今猶偶有同  
齋生在佇以交自是日向安乎積足  
三歲或有勉其返家者生於是不應  
西歸方登石塘也先在喜氣可掬  
遂與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而死竟  
不知為何悔也

隆慶三年廷試是廷試第一時如場為

刑部侍郎臚傳既歸即清啓云適皇  
秘贊召宗室魁天下今日劍見可謂  
盛乎禮宜為慶外場擊節云班行中  
無人舉此令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多國右史明清與仲信  
兄鄭舉善郭世禎書大正書誦多錄  
于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  
安寺相忘戶側得玉釵半股青映半

文想是坐人款洽所分授偶凌之若  
多賦詩以紀其事歸銘似安國云我  
嘗為諸公及校之即清云清係定銅  
初分際慈信清先欲破時安國云仲  
言宜在茅一俯仰今四十年矣主爰  
之人俱為尔下之聲即清獨存于世  
追懷如葛隨而祀之

左與言天台之名士也其孫嘉其崇奉

求為序其序云政宣之際文物鼎盛  
異才全出天台左君與言委羽之詩  
簡飽經史而下筆有神名垂一時為  
者之所敬仰兼名之後藉云官途屢  
彰美效藹罔薦紳著志之言自托名  
朽平日以予蓋見之國子虞仲家而  
述誌詳矣吟喘詩句清新嫵麗而  
鼎府之詞調高韻勝聲者尤取爭

先快觀豪右左威尊席一咲增氣志  
倦承平之日鈔唐幕府案籍有名妓  
張是女名潔者色藝妙天下君頗烈  
之如世所予盛之秋水笑之春山与  
一段雅志堪登交核風斜雨狂哀柳  
及惟雲剪水滴粉搯酥皆為流而作  
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新三爰滴粉  
搯珠左与言之對其反流人物可以

想倭傲擾之後後懷妻身於立歎大  
將家易姓章遂疏封大國紹興中因  
負負口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  
車輿吉盛中親一麗人寡簾破居而  
擊白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  
夢中視之乃潔也君醒然悟入即拂  
衣束履一盃共酌不復以名利關心  
老禪宿德莫不降伏故依此形書夫

僧史所載樛尔和尚公案若合一契  
君之孙文本漏次遺詞若干首名曰  
筠嘉音短句欲以刻之今为存筠嘉  
君之自語与言其字之蓋析其名云  
沼其年已冬完顏亮自斃于揚州明年  
正月詔起外郎方務德神佐西岫房  
寔德曰王建康与筠嘉國舍亦郊外  
安國之姊夫妻懷伯山外姑之甥鄰

端本德初共進皆士子也是時得旨  
令募童引往擒斬沒之骸于滬上外  
第前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以二月  
六日自采石共一大盤渡長江是夏  
孝宗即位明厲占徭山德初偕以異  
姓補官外郎安國皆以弟業終偕雖  
憲祝羨深屬想是日口石絕佳耳  
歐陽忞云蕪子美稅餉奏即赦免誰与

辨高橋爲死世通思以爲用事親切  
而世不知高橋爲死之人後來紹興  
中秦檜權勢方盛嘗託其客陸外  
之仲高向于明清偶有紀得兄吳地  
記後漢梁陽家會吳自死求高橋而  
子美命然因呂告之媿甚以愛激未  
幾會之祖媿而遠矣

紹興辛酉冬仲信兄爲臨安嘗觀是歲

南部仗破形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  
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歎息云吾  
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  
覩今日之感殆与昔時無異焉仲信  
知其異人也至下拜俛吳已失之矣  
紹興終丑歲明清任卷書字國軍節度  
判官時括蒼蒞世備健周以獨座前  
資未爲郡守宣城旧例每友軍會則

幕賊吾儕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  
糧明清以私務入倉小後遣至其所  
見諸君配車而出恚有倉黃之狀詢  
之曰通判周世詢建議欲以去歲四  
粟支其半群卒恣其陳腐橫捱於庭  
出不遜語汝入白去理矣且勇兵隨  
其後叨清正心之云可後歸田次一  
面令車前出卒長侍呼喻之云金判

通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支  
新米五令穿知吏往白史君若以便  
宜從之故於是卒徒歡呼帖服無敢  
譁者不然亦戎昭焉若守由比邊相  
倫焉然靈章不致及也

汪允彥在京師嘗以小閣云新月消  
夜寒江靜山徑斗起素捲首梅影橫  
憲凌如菊霜天倒却傳盃手君知否

亂轉啼後歸無處如酒沼無中弄弄  
知徽州仍令席間声之坐客有扶危  
者至幼捨相指為新製以識舍之會  
之怨諷言者廷之於永

王綸字子霞其家常有神降自稱西華  
室懿夫人年二十餘绝色也其形或  
見有二詩以遺子霞今銘于左灵臺  
本清明花木相藏藜宮深藏白日金

壹吐華輝彈基玉易寒闌章殊霞婦  
閣苑多美人形飛心石移碎眼思春  
風惟有切晴知如月忽相失及飛雲  
際期而今才髮脚處屋秋婦並紫防  
祕消息行雲住無時世間若寢所空  
此隨盛衰又云洞境素色吾人間未  
早西真不第天外花東君自歎靈遷  
草玉女輝夢香獨枝碧玉書相如為



稀玉播壘二十里花盡乾李陵風人  
去猶不還系年仍日隨他水閣于有  
曲通太無室井霞牽金鏡靈風回紫  
繳清衣卷流奎彩轉烟香孤可憐世  
事皆隨尽玉階無眉睫正埃塵豈  
樂出自思以時不來々何何室益尤  
佳今尚蕭子霞所贈置在太白詩中  
誰後疑其非耶

靖康丙子何文鎮栗相虜驍初退時訊

文鎮文武百僚拜乞乾重節上壽文德

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為三表才  
上即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鎮與  
允迪大稀歎不已且云恨不採用然  
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于后  
第二表云立為天子肇興黃帝之英  
姿訪祝聖人允執唐堯之謹栖載陳

惴惴冀動開衷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

勇智生知聰明性靈秉字主慈盛德  
久字於寰隴內禱薦圖大計果出於  
社稷乃精為治例身修以儉奉已而  
厚事親寬御衆而丕承祖維震夙之  
令旦萃晉師之歡孚五百歲為春秋  
寧俯稽亦南楚一千里而華實盡處  
取於西強以康羣之勿休當縉儀而

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壽壽之  
無彊陋彼太宗南總絳而必再超乎  
孝武中岳呼而以三幸賜俞音或從  
公愿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美若躬  
於剡贖享加三夏隆謚再却年舉觴  
効聲輿情頻干宸听陛皇帝下此於  
變化生而神靈孝達已誕彌之辰應  
虹流長卷之瑞奉為仁皇之忠厚指

乾元於向辰自有仁祖之聰明數曰  
天於德信正心誠意勤儉邪廢地闢  
天開而陰妖災雷勵風行而成功治  
龍棲自寢欣西宮鳴鐸之遠虎符費  
兵致北卻控弦之遠武全丕播允謂  
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耆力拒  
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  
已歛福用錫民登五山偉示茲之高

宴案曰東海協稱壽之歡謠固違託  
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丘二門之間唐  
為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  
之所藝祖啓運玄極之地也始藝祖  
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鉅而不納遂  
如封丘向抱關吏望風啓鑰虛即帝  
位斬封丘而官陳留者以旌其忠故

事所為後來以驛為班荆報為虜使  
迎饑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謹一建  
言遂命羽流居之錫號曰鴻烈觀依  
援之後又石如耳

宋咸茂談錄云祖宗以來殿試用三題  
為必先袖卷子無難犯者為魁開至  
八年廷考王嗣宗與陳議富弼賦卷  
藝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而嗣宗勝

焉嗣宗處居第一名而以識為第二  
人其後嗣宗帥長安種放自從有婦  
終南山曰隱一日嗣宗往訪之放舍  
諸姬置拜而嗣宗倨受之放以為非  
而謂焉嗣宗怒云舍人教放牛兒時  
嗣宗已狀元及第矣放曰吾豈為庸  
力兒較曲直解遂至急爭事既上聞  
詔放徙居洛川必遜之已上宋錄中

云而司馬公諫水紀聞乃云嗣宗与  
趙昌言角力而勝昌言乃太平孫國  
四年胡旦榜第二人嗣宗是歲以擢  
乃陳讖温公兩紀誤嗣宗是歲以擢  
梁渡長江為賦題蓋皆年下江南一  
時勝捷故耳

蔡襄在昭陵朝与歐公富名一時英宗  
即位韓慤公皆國方著二公同登政  
府先是君謨守象南曰晉江令章拱  
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旌罪坐廢終  
身拱之望之表氏同胞也至是既訟  
寃於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為  
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筮中人一得  
之遂于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  
測魏公力為营救事見司馬公富紀  
及歐公奏事記記之甚詳君謨終不

自安之補外出官愛杭州已而去終  
故魏公與君護帖云尚抑極用此書  
軸者之愧也執筆今歲呂子和平叔  
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携歐公  
書齋見王文恪于宛丘一見甚喜預  
云其與公俱六一先至向卜士他日  
齊名石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

吾之字為遺先祖遂更字樂道先祖  
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藉甚於熙寧  
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中第寔韓  
持國壻持國夫又安祖母祝姑由是  
情益稔然仲弓之第即印安始名寧  
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收易名襄而仍  
旧字靖康初以知樞密院為南道總  
管先人為屬借有智勸王師撤又

薦紳多能誦之

秦檜初擢第王仲峴以其子妻之仲峴  
後遜端康諱改名仲山朴魯庸  
人也禹王子而鄭康夫禹女婿康夫  
之家蓋檜妻之親姑也康夫嘗聞交  
以密州教授崔公巖為守前席之位  
還薦于朝得崇寧能而寅緣鄭氏中  
完詞科吳竹刀薦其才學徐即請康

中張邦昌使虜辟置為屬以行邦昌  
使還拜相屬呂彛徒好向薦引入臺  
後中司虜酋粘罕亦有易置君位監  
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粘罕言  
其不然檜偶為甚長列名冠虜怒搆  
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既陷虜無  
以自存張廼乃授旨意得其要欵以  
以待時而舉言若也凡經四載乃授

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時而舉密從  
之使挈其妻航海南歸抵建水軍虜  
始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土豪丁超者  
領郡事虜至遂殺超虜退衆復超子  
襪領軍事年方十八矢襪假舟至  
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戮為郡守  
楊揆新所執揆之報宥晉書可執之  
得免時新王世忠駐軍高郵會之不

敢取道於彼復自楚泛洋至舍稽入  
三江門思陵方自温州乘槎入越暫  
以駐紼置季申為中丞露章乞遊其  
職於檜亦壞其前日之忠即從其請  
尋登政府進拜右揆引公孫為參政  
季申為右府富翟二公後卒不合而  
紛競二公罷政然志存其職名示以  
朝德裕乃建北宮歸北南人留南之



策蓋歿与悟室相應大呼人情遂從  
策免故制云自詭得權而舉事嘗辱  
動於四方建茲居位以陈謀首建明  
於二策因燭厥理殊乖素期禱取告  
云謬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  
策之謀尔材可見投爾屬歲呂順浩  
趙昂儀後皆為相主戰者也適鄰國  
以市州叛而友處以非績粘罕誅死

劉豫廢斥悟室大用事思陵亦厭佳  
兵拾起此浙东入對之際揣摩天意  
適中穢會申謀和之謀遂為已任大  
勢側肅繼命丞相以成其事凡虜中  
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尽收兵權  
殺岳飛父子其說乃定逮太母旦奎  
臥鼓滅鋒逾二十年以槍之功不可  
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綱人廣鼎中昌

言悟室托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乃  
窺遠度及夫求表勲之後扶虜之勢  
權傾海內不知有上鈐制中外脅持  
薦紳開告許之自無罪戾之族士夫  
至足而立使其無死素何此物之罪  
不可逃也紀之于秩可不戒哉其心  
挽建夫之子倭年視儀政所以縮天  
之罪流於南州既放逐便卜居於章

貢以其壻曾造作郡守王安道為江  
淮守帥以襁為觀察使邦昌氣為至  
得處山中皆酬私恩也

玉照  
卷之四

玉照新志卷之五

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徙重湖  
關嶺日賑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  
知漳州者建言救暹之後不應畱乞  
絕其所急使及穡年秦自其贖令札  
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為省費所鉤用  
心至是可謂為蠹不食其餘矣不欲  
顯言其姓名以為薦紳之戒

明倫前志紀孫仲益產子之年對東坡  
之白得之仲益子長文云其家世居  
毗陵之修社蓋仲益之先人教村產  
於市中東坡元祐四年自葉柿出牧  
杭州時也案仲益以辛酉生是歲八  
歲也近魏因卷云仲益之集序云得  
之于晉書之玄方所著韻穆陽結且  
卞之云東坡自南海歸時仲益已年

二十一矣當是元豐乙丑自便過常  
州時在坡自黃州內徙未始居修社  
而海南歸終於毗陵由是二知葛周  
二說皆非當以長文之言為正也

東坡南遷北歸次毗陵時久旱得雨有  
里人表黠思共有一絕云青盡美人  
回鳳帶淺衣男多返雲車上天一嘆  
渾無事逐山人問步有餘書似呈坡

大喜為之至寫且以手東復之至令  
袁氏刻石藏於家豎後仕至朝請  
大夫以名字典郡云

仲強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  
侯交辟久之得直判湖州揚州  
以色藝顯名一時強性感之誓與偕  
克韻以謫日嘗仿鮑供強性乃代作  
鮑初云身若浮萍尚乞冷於塵世合

於葉薄敢祈祐于玄穹適屆生初用  
翰誠曲妄緣業如許流落至今喪事  
半殘身憊於花園燕鶯已嬾空鎖於  
樊籠隻影自怜甘心誰亮魚鱗陸老  
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  
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上脫某緇於  
人間改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疆織舊  
早諧夫婦之儀墜頭處看免脫暮

朝之之苦人之所極天不可誣仲楊  
弘事雖甚親切然黷官甚矣尋即俱  
去適王承可缺為郡守与之啓云方  
將歌別駕之功聞已長扁舟之棹已  
而号大憲弥性生處二十餘年虛秦  
檣俎始獲昭雪继而入丞先祿出守  
薪春以疾终于淮東敦幕

嘉祐末有一人携一巨鱼入京師而能

人言號曰海多街擢於市井間豪右  
左戚爭先快覩亦嘗召至禁中由是  
纏頭賣養所獲盈積常自產一絳云  
海多夙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存帝  
城中每曰教言語否時節放我婦去  
龍王傳語這嘉思量尔牛回第度榜  
懈前恹惶鮎鱼尤憂慮李氏園作場  
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

水入都自壞民室宇數百家已而昭  
陵升遐

熙寧辛亥壬子間武侯事忘其名以供  
奉官為汾州晉界巡檢一日捕盜入  
九疑山深厓岩洞人緝罕到忽瞻絕  
嶺路窮不可上徘徊民舍匿見葭中  
閣有書烟一照了然可辨指示村民  
云居常是之但不知何人取燎樵夫

牧子皆不能到事識其處歸以告同  
姓李堯恣者李君業文志未就嘗以  
養生不死為意每聞有方士異人必  
訪之與游交去者皆此類恨未有得  
也聞侯言頗喜即裹糧自行詣之至  
其所則獨尋路尋烟交攀緣而上忽  
得平地有茅堂三數向叩門入見一  
老人燕坐其中忽視李君驚相謂曰



何為至此。此人跡可到也。書攝前  
叙以久慕仙道。聞所聞而來。老人笑  
揖。与之坐。素尚老人姓名。吾唐末人  
因避亂。避世隱居。在山。來此亦三五  
十春秋矣。姓邢名氏。不必問。因問書  
曰。吾避世久。不接人事。聞今國號宋  
不知天子姓氏。傳代幾幾。年號。福。以  
又指前卷二。亦他仍有竹筒。作刻漏。

狀曰。從來甲子日辰。吾盡知之。今日  
乃何日。而不知者。國姓年號。耳。書因  
盡告以興寧。天子姓名。傳序年月。仙  
老領之而已。書又問仙翁居法。既久  
曾累下山乎。曰。從此凡三下山。因叩  
以仙徑。過術曰。此書修養。自到。難以  
口耳傳授。但以修身治性。凡為人倫  
蓋愛忠信。告之。書稽首。乃歸。又數日。

即為五日糧。累之而返。復至其所。其人笑。喜。問。勞。事。遂。留。五。日。復。叩。之。則。告。以。此。鈔。鍊。考。之。事。占。生。語。倦。則。援。琴。鼓。之。其。聲。非。世。間。之。音。事。既。不。能。辨。其。曲。操。但。覺。萃。壘。中。如。雷。濤。之。聲。既。罷。而。倚。韻。不。絕。也。左。右。凡。四。意。長。凡。上。文。中。如。世。間。書。事。切。竅。之。皆。墨。字。天。篆。古。文。間。以。朱。字。如。刊。正。校。讐。

往

者。李。皆。不。曉。糧。尽。又。歸。數。日。又。携。五。日。糧。以。仙。仙。翁。復。笑。延。之。如。故。漸。無。間。矣。李。復。叩。之。遍。以。內。丹。真。訣。因。謂。李。曰。吾。以。天。上。校。對。仙。書。自。有。程。課。不。須。復。來。恐。妨。吾。事。吾。命。不。久。從。居。它。處。矣。李。問。以。意。問。道。書。云。以。皆。仙。房。所。有。天。上。書。凡。係。仙。籍。者。皆。分。校。勘。此。吾。所。校。已。別。歸。之。別。給。它。書。也。

因贈李十二詩臨川又書一絕皆天  
籟古文李初莫能識其後竟不復往  
莫知所之也李得詩凡与同志或吾  
徒中善隸篆者討尋十八年方得十  
三篇遂以傳世李今在徐湘間頗有  
所得但人無知者耳詩列於后其題  
云詩贈贈學李君虛皇詔下仙家天  
不久星橫借客槎壁上風雲三尺刻

林前龍虎一爐砂行乘海嶼千年鶴  
坐折壺中四秀花為愛陰符問玄義  
更隨驪海入烟霞

久掩山齋看古狂但矜猿鶴有高情  
爐中且喜丹砂死若下庭聞朱草生  
堪却塵寰馳妄理莫教流俗聽希声  
清溪有路無人識獨弄滄浪一濯纓  
○詰曲川原幾里深偶尋岩壑在前

林長懷萬古典墳樂果稱幾年白石  
心將看道經延白日偷收岩葉化黃  
金山中欲訪道匡家香板白雲深處  
尋

人稀境靜絕塵埃野客尋原或到來  
怪石結成真洞府亂山堆就假樓臺  
久窮至理難期老獨放真機學未該  
得共山翁話塵寂不妨岩下且徘徊

○翠微堆裏隱雲烟石才藤飛水洞  
天常篆典符駟木魅每呼山鬼汲溪  
泉秀成玉座千年石煇過岳車九轉  
鉛記得潛虛真伴侶出向爭贈買山  
錢

秋暑陰清物象希山泉兀寂依雞齋  
常聽夜瀑塵雲浮时有林猿隔岫啼  
月黑爰明灵到動夜寒囊裏驢嘶破

收身已脫人間世  
羸馬烟蓑夕石邊  
○丹碓初伏櫃  
方灵萬壑崖壺第一  
程神室下封漆  
夜火金沙秋浴煉真  
形稚明篋裏  
薛丹訣鴻宣方中  
松葉  
名既得仙人小  
龍虎便尋相  
奉到長  
生

旋滴岩頭石  
羸泉研珠將點  
回灵篇  
只看野外  
教千卷勝  
走人向三百年

何事孜孜求妙友  
便須窮理到真仙  
竹向松間  
迤邐境雅使  
仙翁忘意眠  
○眼前  
懸虎穿松  
徑說破丹砂  
世莫  
南故脫衣冠  
尋舊德  
復為猿鶴  
入深  
雲閑  
漏野  
鶴前  
初子  
靜寂  
仙經  
古篆  
文滿  
腹  
名  
明  
誰  
自  
識  
虛  
窮  
誰  
認  
此  
可  
傷  
君

無言  
隱九  
閑松  
為方  
古襟  
懷  
猶自  
灵

筆研鋪特三卷篆彈冠常勅一簪  
青童去擬南山木杵家來寄北帝  
天運不臣窺牖况潛向山岳自青  
○山家以物是知音也勝入問柱用  
心多統百年應喘息習成千歲鶴  
冷冲和久步通灵獻閨節常調不死  
禽獨對翠微酒更向崑分三足伴  
陰

世享功名不足論如兼年少入無門  
深如一夢莊仙轉况是千年柱史文  
須向炎荒多内外不交周易秘軋坤  
它年陵谷遷丘後家住蓬瀛我尚存

外一絕云

日轉蓬臺影漸移羅浮日隱到多時  
瀛洲伴侶無消息鳳城若前若柱杖  
壽康元年唐人初紀宗師神師道乃空

撫使李伯臣以右丞為執征行營使  
伯臣命大將姚平仲諱勳賊秦敷日  
前川路皆知之虜先為備初出師以  
為劫在頃刻令虜首方乞迪為露布  
忽報失利上震怒先是伯臣師還  
亦罷後遣和叔汪彥章請虜旨云  
方舍之次州也今列於后臣聞天生  
五材自古無去兵之理武有七德聖

王以保大為先蓋中國之撫四夷猶  
上穹之統群物必養生而秋殺畜仁  
育而又仁故帝舜爰執紼於涿鹿  
為宗嘉靖尚遠於克鬼方夏禹舞干  
而格有苗周宣飭車而伐獯狁著在  
前藉蔚為罍簠知當真人之勃無請  
情易時之全盛秦亦羯寇于天誅  
強弱如雲懷四郊之多壘元甲耀日

赫一怒以安民鋪張書浩休以明示  
於德意共惟陛下勇由天錫聖本生  
知提者正万邦之賞極冠帶百彛之  
勢春秋書王者大一統會茲御極之  
年夷狄聞中國有五仁蓋勅克庭之  
貢頌肅德之末裔為女真之小邦宜  
修獻楛之恭自甘降革之陋乃庫叛  
將共從野心始豈燕雲之七州旋陷

濟邢之西鄙敢踰天險竟窺日畿及  
上皇不虞之患思迄其悖侮意本朝  
久安而馳備可以退後駟驅羊群痛  
攻雉堞注飛矢以如兩僅比射天倚  
長梯而侵雲難打超海尽矣豺狼之  
材屹然金湯之確少却 川皆休假  
請和而勝索亦五府巨儲之金帛割  
三鎮對榻之土疆且質宰臣仍要帝



茅惟並受外夷之生分歸於用夷不  
曲從近海之虞獸勉狗貉欲其金賦  
切我怯懦愈恠貪婪欲重賂而弗厭  
散輕去而益騁縮藉我州孫警授我  
輔邑虜搆我人民欲攘我牛馬茲竭  
取貨增賦想田單鬻髮為兵虜長  
思於管仲神奪其魄俾魄荒深罪履  
於天決而殄滅特庶魂於死地似能

命於歸途可破之形有識共見臣恪  
謹虔訓大整軍容近越三旬之向武  
備六師之衆威多無素初叩中木之  
能聲張令所如庶我旗幟之改色數  
出精銳多授高衝摧旄之宿伯昂來  
勁主之勇士雲集正月十日官紳  
師道後若干人來日官紳師道若干人  
若干人來日官紳師道若干人來

諸委將以兵翻大以各懷入紫殺淨奴  
氛奮石引自古之名相弗過而無換  
陣誓難分賊保主馳盈明進心開約  
東明而中令熟御齊其道而咸作使  
虜善以勳而惟願以戰誰能擊之有  
禮其可卑也籌慮至詳無忘矢鏃鏃  
之勞氣忘沙場斷正馬絡輪之區二  
月一日計款已定部分為嚴是夜子

時范瓊領二千騎擣枚而西斫營以  
入致群賊之自援引大兵而夾攻殺  
氣干霄呼聲動地臣知是特躬帥禁  
旅嗣承德音出蒙德內玉班荆報既  
親自陣而智戰亦度漢急以傍師盟  
靡効矣鼓疾風而向敵回祿而扇烈  
火以燔原天道吉明人心爭奮掃崖  
穴之盤結變灰燼於原史臣又多兵

以解危獲之圍造驃以助平仲之進  
瘡如破竹順若建瓴日盈溫馬已示  
染鏑蒙蔽之狀單于乃說將龜係頸  
皆背之刑視獲醜之徒來信擊庭之  
可得其金絨逆箭矢盡精絕人饑殺  
走 於白駝圍猶向於困獸三日外  
時出師而載戰圍城壘者數重士怒  
蓋馬逸石心競執槍而斬賊於蹠血

而履暢其日午時人先遣衛兵等  
三百易皇地康王從之入出金絨  
不意撲席王上馬由門以歸衆智  
曰愆神諱向者全業掃之爰副勸令  
之求不備見虜之誠斯焉可擬平原  
歸趙之計彼若亡奇其日申時人  
手刃金絨太而人擒獲殺將棄師  
勦厥渠魁垂街馬石滿之潤生致反

虜下吏未酬之恩克徒使而如  
餘克醫而為散函加也續字伴  
實貨詎存荀進詎整於馬  
用甚洪韋敵於虎波遂收十全之功  
何謝八先之畧臣載惟上帝以傲昔  
佑宋睿立以昌唐應天曰表龍安風  
膺神占之異風聲鶴唳成師至之  
威豈象中祝之建昏未知初政之精

勵臨事而懼袖有在庭之合絳惟斷  
乃成尽出當陽之獨運果因多算遂  
奏虞公挽天河以洗甲兵裂虜國而  
夷阮谷受命清廟方定講以出征饒  
喜端內俄大獻而奏凱大通甘泉而  
啓大帝驂玉駕山而傲太宗故知王  
業之難允恭天親之喜拓陲以而置  
酒叙定書於周儒芻中白而舉觴請

無忘形在昔臣猷恭逢列初之長才  
聖護洋之上京祜書之妙虎臣矯  
旁賢辟策之良不敢貪天以為功正  
欲與眾而借樂臣無任瞻天望聖  
渥慶快之至差以官奉露布以聞  
建矣己酉奉命志非允之帥水西辟先  
入入幕府時高宗南幸先人揣知朝  
亂未已足為虜虜果至不道之境惡

如先人言今載于後其間及其時而  
弗思之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壞  
而不可救藥也先事而為者非利害  
有以見於外英明有以主於內則分  
份備前一是一州何以適從此幾不  
贅言真於信察也自以蒙召公孫處  
有日矣寔是初法有蓄辟置恩德意  
大非特一已初之士大夫傳以得勅

也那絳去屬色不以為忤未忍然、  
以負於向下也切惟初廷以錢唐置  
鎮付与左右附綏制置重任廉而有  
之明公度奉廉急令以威駕風馳電  
駛懲惡獲善百廢俱起千里之間歌  
頌載塗杭民固備川事明公既保令  
名而与俱矣刻為惟願終所留公之  
危安其可忽此公仕於此為日協久

覽觀山川攷驗圖史輒有以爲百目  
之助而州苟然也杭州在粵繁雄不  
及舍務姑蘊二郡因赫氏建園始覽  
請以西境言之北有常屋下連大江  
涉西觀察使治所至京口差相距數  
百里形勢也其東滄溟紅海山騰天  
風濤豪壯然海向中流至淺狹不可  
浮大舟雁夷狄融氣其南則以江以

陽吳越惟州西境在大山長川虛怯  
可虞錢鏐本臨安人始因室歛群盜  
宋直書師確非亂自御呈起兵保者  
臨安人始因臨安至敗夷策於八百  
里威名益振遂有崖心都於兩境精  
兵有千人互相警應製城縣聖安都  
杜稜守之富陽為靜江都閩人守守  
之臨安孫石鏡都董昌守之餘杭孫

龍亦都凌太攀守之監官孫海昌都  
劉徠及比閩鎮剡剡孟容臨平鎮剡  
曹在浙江鎮剡既結又置都兵馬寨  
童象臨安接崖八都置於府第日与  
靈幕殿設至崖霸府也累世皆大無  
佛牙於西湖西境新福為觀美而已  
實據諸等之位為候望也結婚田畝  
接角以備江南置都錢本臨安人故

知形勢為盡由令觀之今若能異利  
害一同自能抗無五十里地名霍山  
平終如抵可徑抵城下今日議者惟  
亦難過二州置帥宿兵不知西境亦  
先務也其言過計万一虜過江陵不  
可攻直抵安岳後德以搖鈔唐則數  
百里進營是邦危矣伏望急察一方  
之利大從邦人之至願為入都仰達

別行措置使金陵定款占我相若為  
出吾接陰守要子無不備修板臨為  
兩邑士豪比諸孫最為德統擇其賢  
令例假一官以被舞之使扼其要路  
遠於金陽矣少遊蒲中觀張睢陽  
登儻切款其眉宇英威凜凜其真足以  
定睢陽矣況其胸中允令明公文武  
忠孝屏翰至實保斯人以為守

文報



奏夕下与聖旨相唯恐何惜遂以此於  
朝而始終鈔摺之人也今皇興新渡  
此江唯公能自比大將軍李康初江  
東柱其絨絳校之難至馬賊陽自足  
道亦有守衛圖一本陋以為猷犯多  
妄言無以辭誅或務因閑暇呼之使  
前更畢其初說又畢矣

曾吉父早歲入朝於平王不常圖陞後

來雖為監司郡守猶帶禮意處也吉  
父為廬西博常舉其屬吏姓黃者改  
官赴部告以忽告父云有一子久擬  
奉白先生早往下関陞於向生家右  
利寧百留氏父子每与多言以貨一  
咲孫教主守條有郡情士苗聽者欲  
上書於朝乞將王母石執堂戶以家  
請以副本呈似教主咲云度亦作請

詢其說疑

不足道然公却有利害辨語

言

立侯云度乃王氏婿侯隨公言折了  
一紙章狀矣鎮都然二弓相射故記  
之

此書宋人稱史也  
明楊儀所校抄  
即其甥莫雲卿  
之筆玉乃昭符來  
以壹錢得之而不  
之勿以破書索之

詩話云昭陵時臣熾付一紙云奉帝  
宮成陳勝起明皇殿執禱山未或有  
謗者九至上覽其覽曲首句云未不  
吏引上高臺即不復視天語以為是

乃後人之有眼者

量如此何足觀耶嗚呼昭陵豈不兒  
全篇皆足以過目則不可回互矣此  
堯舜之用心宜乎宗國

